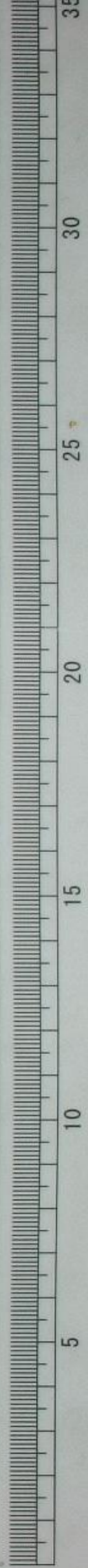


元許文忠公至正集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93  
9





文庫11  
D 93  
9

271  
9



至正集卷第六十六

元湯陰許文忠公有壬著

誄傳解銘箴

賈冀安王誄

元統乙亥七月 制追封太傅冀國賈忠隱公為冀安王翰林行辭盡哀極榮子忽理台泣血拜命謚辭別卷於以揚先休礪臣節有壬與之游為之誄曰

自古有死死懼無名機來萬形惟一于貞迅靈卒發喪七夫據有幸而免有不幸而過結髮事君靡勞不親而媚疾不聞梟獍肆毒麟鳳斯伏侯自貽伊酷鬱抑幾時其信無涯牖下弗臧黃墟恧而天休煌煌躋公而王昔人之幸勝歟今天之始定歟彼蒼悠悠吾何訊乎子力耕獲孫復詩書彼譖人者天不可誣噫嘻哀夫忠隱復菴白先生誄





先生名篤學字志仁復菴其自號也少倜儻既乃從名師取端  
益淬礪其行業而為儒尤以孝稱致表厥宅懋行休聞闔而日章  
用薦為教官師道以立其子守忠為丞相掾予熟其賢知其家學  
之有自也庚辰赴召道任城先生挈其季子守信過於水滸年已  
八十若五十許人德容粹然益有以見其有諸內者守忠為中書  
檢校封奉訓大夫禮部郎壽八十二卒於任城之第墓中有銘士  
大夫有挽予識先生而又知其子之深也其忍不有以列其遺懿  
乎乃為誄曰

先生世秦問道至魯冠仁服義生今學古落其芬華紹厥遺緒涓  
涓之積川決孰禦孝原百行以是著稱曰惟子職胡異我闕上匪  
下私樹之風聲畏名名即易俗俗成不卑職教有儼臯比先覺覺  
後顧不在茲夷考其善豈卒不施推恩男爵儀曹是宜有德有齒

無競無遺其光莫熄其堅莫漸嗚呼哀哉鳧繹之蒼蒼汶泗之湯  
湯實維講學之鄉胡為一旦宰木雲慘而宿草露荒悠悠我思其  
能不傷然謝冢之芝蘭玉樹方蔚乎其相望吁嗟先生是為不亡  
嗚呼哀哉

### 馬棧傳

棧字敬孚姓馬氏楚王殷之後也六世祖珍始居衡州安仁考灝  
沒逾月棧始生母熊依外氏躬教以書八歲歸族利其產將擠之  
於淵若有梓其輩訶之者始免外祖卒無所依乃復業國初賦役  
繁虐避於柳族有武斷者誘之歸嗾吏繫之歎曰財累人若此苟  
致力於學誰能奪之以田入武斷及僧寺復如柳益肆力於學問  
大姓黃妻之外舅金利母趙宗室女工文辭課棧業遂精進亂後  
無書六經四書史漢李杜韓柳歐蘇皆手抄性至孝顛沛奔走必



與母偕武斷者死始奉母歸授徒山中僧歸田不受母卒居喪君子以合禮稱黃氏卒再娶黃氏生子熙年已四十九榜書室曰棲碧山房因此號碧山居士世味淡然惟教子是務或謂君老而子業科文不可恃也不若為小者近者曰吾兒當師天下士以昌其學君之言不敢知善飲喜客醉輒歌歸去來辭人不測也嘗語熙曰學可恃財不可恃利吾財害吾身未有利吾學而害吾身者也又曰立志以上等人自期僅得其中期其中斯為下矣又曰辨疑析理必先難者難者解餘破竹耳又曰人惡言相加能受而不校者福也平居見飢者必輟飯食之故又語熙曰人能即此而推之仁不可勝用矣年七十八以疾終有漫錄二十卷彙肋四卷熙學邃而長於文君子人也孫墜塾壑皆業儒贊曰士砥行立名惟篤於自信毅不可奪者能之貪夫攫人物卒卒恐

後有舉而委諸人者乎學以成己父師有不能致力者焉若夫孑然自拔於蓬藿之中翹然躋隆於松柏之表非生質之美濟以定力能若是邪杖以遺腹子間關連蹇而卒為醜儒其訓子之言可書而誦也太史公謂巖穴之士名埋滅而不稱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有壬不足附以施於後世然其行若言則可傳必矣可不傳乎

惟一解

有為軒岐之學者黃其姓鑑其名明善其字世儀真仕鄂家焉資其藝習其來乃諉予曰鑑不敢墜世業而性喜道師鍊師談君自然若有所得師以惟一號鑑幸勵以辭吁君精於醫道不在醫乎不通乎天地陰陽非醫也通乎天地陰陽矣道有加於是者乎且受之而師何哉不而師問而予問也請益切援韓子告文暢師例為



之解曰惟精惟一聖人傳道心法也是未易言也而師語子固不在是也其亦示其恍惚有象有物者使子守之不夫以為一邪將使始終信之不令他適以畔其道邪予皆不可知以予知者告子書曰德惟一動用不吉以德而言踐履之實也主一而言操德之要也實者得於心要者致其力而中實樞紐乎敬焉主一無適之謂也察識之真操持之久不貳以二不參以三推乎一本而萬殊之理通明乎一理而萬事之分立一之道於是乎至矣若夫他又有所謂一者君其問諸自然

可齋解

庚辰春約同年楊全州廷鎮遊衡山期於淶口廷鎮至不爽日且與其里人江珍伯俱既歸復送予湘潭廷鎮曰珍伯有書室額以可齋希一言以暢厥旨又詳其居處以曉予齋有廷鎮銘剖析無餘

蘊矣言不必復贅也而珍伯請益堅乃為之解曰字書反叵為可而有數義正言之可者否之對也旁言之可者僅可而有所未足之義也書之試可乃已者不可曰可也而馬少遊所謂鄉里稱善人斯可者則又自足之謂也珍伯之可將奚取訓其自足之謂乎士惟學不可以自足外乎學則患於不知足肥甘輕暖不足於口體聲音采色不足於耳目富貴利達不足於心志其有命而僥倖萬一滔滔者皆是也珍伯出從縉紳先生遊退則屐馬而山舟馬而溪杖馬而田園泉石之清妍亭榭之靚深不惟自樂而亦以樂人客至雅歌琴碁寓於物不交於物隨其所遇未嘗求備焉可謂自足者矣老子曰知足不辱珍伯其有見於此乎則亦庶乎其可矣

頤樂堂銘



琅琊劉瓚文瑞官第四品其翁封秘書少監年今九十二母田氏彭城郡君八十有六子同年張內翰夢臣名其堂曰頤樂記序歌詩稱道瑞慶者至矣求予言無所容喙然彼頌也予掇諸公之弃為銘以規文瑞之後焉銘曰

民之鮮能壽臻期頤偕老而壽亦孔之微康寧備福子復顯融乃高我門乃疏郡封曰頤取象曰輔是形何以養之滫瀡惟馨口體之奉茲惟小哉自養有德厥慶乃來三釜及樂矧均華貫匪爵之榮伊德之券抵熾偶獲謂已當爾作壙不基旋踵斯圯翁之有壽天實畀之翁之有樂子實致之不寧惟今尚論其繼支百來仍欲悉昌熾導其適從惟公是則無源不流無稼不穡墜懲燎毛慎劇履冰匪頌而翁惟勗爾承

王安新錄事白屋銘

懷慶錄事安陽王君安新既入仕尚扁其室曰白屋郡人許有壬為之銘曰

士未一命圭竇華門曰惟白屋名實斯存彼淺丈夫青紫偶及旦高其閔夕華其室古有晏子湫隘惟寧爰得爽塏卒不願更我樂我土我安我居青衫自新吾則故吾惟此一屋仍昔之白屋既昔屋名胡庸革我思古人於子見之清風百年視此銘詩

介軒銘

鎮陽石君事親孝親終遂不仕自號介軒予嘉其志為之銘曰悔吝無憂三公不易士志於斯是為定力厓攘狗欲猶水流濕孰柔能強孰懦能立我非世違轉則匪石萬鍾何加鼠腐違惜人虞其過謂義為激我銘其軒方勵不及

達齋銘



姜君善輔世賞為監當官仕優而學扁齋曰達子既書扁且銘其右以勗其不及焉銘曰

古士為學力於己充而達而號何哉爾從質直好義察言觀色卑以自牧始終務實師也有疾聖人藥之曰求必聞似是實非鄙書亦云道在不離茲古之人勉於得志而達而號宜求諸身色取行違乃蹈於聞有誠有偽學貴明辨道修德孚天下兼善

己千齋銘 為萊山書院山長張子玉作

逸足駿奔不息可追有高戾天我則數飛為山未成幾萬其簣宿春之途羸糧以歲世雖千載地雖千里我力千斯不遠伊邇孰柔不立孰愚不移達或未遇魯乃得之由千而萬惟一於敬我銘于齋希賢希聖

時敏齋 為龍敏夫作

寸陰是惜終食無違大聖且爾我何人斯一間或易將抵其巖一息苟怠有乘其機沂流之篙力豈容弛為山之簣進不可止易著自強詩稱不已念茲在茲作聖茲始

節愛堂銘 為吳真翁作

道千乘國節用愛人惟束於位其膏以屯斯道之要吾實洞燭不爽於邦以潤於屋揆入制出歲常有餘飫我臧獲及我農夫一堂之春陶冶餘慶身修家齊是亦為政

滋溪書堂銘 為伯修蘇參政作

聖遠教微道寓方策度而求之舍拔則獲維書維道維地維人弗肩我力曷裕我昆睦茲貽謀不邇伊述一經別墅三楹考室四世營度制弗加崇簡地牘增山儲海容不宣遺安利博且厚德基以植仁宅以構複壁玩物營塢積金蚩蚩之人亦獨何心滋溪湯湯



有源有委進于盈科不海不止立本於書亦監于溪美哉斯堂支  
百攸躋

守約齋銘

孟傳孔道三聖以承孟舍何人乃謂似曾因之養勇無懼為主擬  
非等倫氣象是取不能必勝是亦得要守氣一身宜久無暴反身  
循理是為守約猶網在綱猶機度括循循善誘亦惟以禮推而施  
博能事畢矣

彰德路刻漏銘

燕吳秉彝守相舉墜理焚基月就緒身施于政殆無遺者器關乎  
治復有資焉惟相地劇民夥晨昏有禁鐘鼓之吏候驗以臆公私  
趨事遲速無節過悞滋傲吏則非矣亦由無所考質而至於斯也  
資糧屏屨前政是急正儀審漏有不暇焉吳侯懼事之墜人之病

也旁諏其制則而治之八壺既陳一刻無忒屬銘於郡人許有壬  
以彰其勛以勗其繼以永其制呀可以觀政矣銘曰

在昔觀漏水而制器也實惟軒皇開物混茫蒼姬秩職挈壺始彰  
遠寢無節瞿瞿刺狂沁襲曠代不胥以亡損益戾貞寒暑乖方制  
昧洪殺景差短長爰折其衷咨治孔良金壺儲精玉蚪引吭委于  
尾閭原于天潢盈科線出激電矢印允符儀畧無間雨暘流珠釋  
用聚櫛靡亢析因夷隩安時吉康昏明示信率猶天常信則民立  
我治以臧焯茲永憲嗣罔不覆

亦山堂銘

贈江荆行省參知政事北山徐公吾鄉之耆英也叔子漢臣掾中  
書以兄周臣入為參議改他官名與秩日起拜御史出僉兩道皆  
有聲周臣卒無子棄官歸經理其家且以子後之先塋久不治樹



築有加表碣儀物礮石林立凡周臣賁志地下者舉畢之可謂能子弟矣遷浙西道以母老不赴日相過從承示伯生虞學士所為亦山堂記乃知漢臣杼義北山而自號亦山請益惟漢臣孝於親弟於兄根本既立而又有伯生之文茂以益之矣辭不獲乃為之銘曰

繫士為學奚假外求世美克濟厥德允修家有餘師巖巖在前重厚其體振古不遷含雲蓄雨利澤由施在人取象子孫以之止而有容器車攸出皇皇乘輅以嗣以續吾翁此山吾亦此山于羹于墻有儼堂顏師不在人乃在吾翁義不在山乃在吾躬隱鄙捷徑產戒興寶跬步或違壑譏峯誦勗哉繼志毋虧一簣山亦子名人亦子畏

四友齋銘

董君復初作小齋植松竹梅菊扁曰四友徵言於予復初出華族當盛年躋膺仕而能取卉物之清貞芳潔以寓其閑遠冲澹之趣其有所見乎京俗方締築栽植偏為芬華予知復初之不流於游也為之銘曰

惟士取友責善輔仁况有損益慎擇在人古稱四友班班載籍或文或行或正或昵悉資於人豈物之求物有芳貞君子是猶貞猶吾操芳猶吾德惟驚則至惟玩則忒故觀於松也則思秦封之污觀於竹也則懲晉狂之非梅當致商書和羹之用菊當繼宗賢晚節之詩則是四物豈特為吾之友實足以為吾之師苟不是求而酣娛之於其側則花中十友駢集於其室雖多亦奚以為

剛齋銘

地官主司觀君志能扁齋曰剛諸公剖析幾盡安陽許有



壬發其未盡之義銘之曰

惟士尚志志統乎氣曰惟至大剛實與配茲陽為美陰柔則戾君子小人一反而異世方同軌笑言嘔嘔害則鼠竄利則水趨推是為人流弊何極居而喪德出而悞國聖人有歎未見其人德焉得剛一語萬鈞桂林佐幕已見行事豈曰吾非吾剛未至珍重鄰書異辭同義直養無害充塞天地

求志齋銘 為徐君如周作

相古先民學有體用用行舍藏時止時動動非人為止乃天謀隱不發言惟志之求厥求伊何于以守道達而兼善我志允蹈玄聖有測未見其人伊呂不生斯理豈泯眇身堪與道無不在物兼本末養交內外曰惟顏子亦庶乎此顏何人哉希之則是

懋德箴 并序

遼省參預尚虞仲字其左轄之子買哥曰懋德懋德介其友翰林國史譯掾忽魯普華希顏請其說於予予惟書言懋德者六四主乎君而二主乎臣虞仲其况言乎亦有適乎予昔長中書右司虞仲實西曹掾今無矣無從問之希顏請不已乃為之箴曰

予懋乃德舜嘉伯禹懋敬懋昭實為湯語畢之於康罔之於穆一稱其績一資其勗至於懋官蓋我庸六事雖異而辭則同今也懋德將焉適從惟士為學勉則有功况得于天虛靈不昧以其眾理以應萬事力苟不勉得且失之惕乎其戒確乎其持修而能復毋間一息進進有積是為成德勿言懋官但修天爵人爵其從來不可遏伊虺畢同事君允諧嗟嗟後覺爾尚懋哉



至正集卷第六十七

贊

文文山畫像贊

有壬早慕文山公風節與其孫富游嘗序公傳而未拜公像意其  
 雄傑峭異若太史公疑張子房為魁梧奇偉也富弟容奉圖求贊  
 始遂瞻拜乃溫其如玉焉然其栗而廉者不可揜也仁者必有勇  
 公之謂也贊曰  
 精全不蝕貞玉不磷昆岡火炎乃流乃焚不流不焚孰為乎真摧  
 折百至而力不衄間關萬狀而氣益振走淮之心有如此水我人  
 我民我疆我理獨有入海萬一振起天實厭宋臣力竭矣慨慷就  
 停氣言愈厲談笑燕市取義得義一言一動足為人師若曰父母  
 有疾不可以難愈而不藥則百世之訓彝厚顏鄙夫偷生一時死



何所遺壞腐冰漸公乃不死孰得失之可疑見諸圖繪固秋霜烈日之梗槩而景星鳳凰足以慰後世快覩之思也

勅賜吳宗師畫像贊

特進上卿元教大宗師臣全節生至元六年己巳越後至元四年戊寅年實七十集賢臣援其師開府儀同三司上卿元教大宗師留孫例奏圖其像 勅通奉大夫前中書參知政事知經筵事臣有壬贊曰

容用襲常大方無隅淳和內融光華四敷挹之其淵持之若虛執道紀以御眾有世不能喙其心而但迹其膚學研古先業豐詩書人以為仙臣以為儒蓋遁迹於清淨而游戲於世途竹宮桂館玉佩瑕裾天威不違顏咫尺餘五十載扶正議引善類陰庇於眾庶有當軸之所不知而見之祝釐者將其土苴之餘當杖於國益健

而腹昔李少君自謂七十嘗見老人之大父豈誣人而自誣而松喬之有算方自此而權輿將從猶龍於反景口室之山握青筠而與五人者俱願帝心之簡在示殊渥於繪圖豈望仙乎恍惚殆旌賢之遠撫

天子萬年臣敢不竭報以一愚也哉

登上人龍贊

今上皇帝躍淵桂林報恩寺時釋師澄實住持 宸翰超詣師有功焉

皇帝即位之三年召入朝恩數隆渥可謂希世之遇矣有壬奏事明仁殿始識之將歸出墨龍求贊有壬既榮其遇而復有感於龍也為之贊曰

九淵神龍屈伸惟時有天者隨龍不自知其屈也獮獮皆得而噬



亦莫得而我危其信也飛在天而雲行雨施萬國咸寧而一物不遺怨不爾報德不爾追是蓋善善急而惡惡緩又天心之仁愛而實寓至公之無私使子高而有知九原之下寧不深愧於我師也邪

杜維山畫象贊

淵乎衷粹乎容謂秋而粟復春而融慨見益其莫形惟至和之積躬方淫哇之沸土發希聲於鴻濛工而去華博而有宗帝憫控恫挈臯比以付翁爰暢而聳爰豁而普雖用世之不充而流澤其未窮有孫元先我勇躍馳爵疏封實大且豐若夫羨威大之萬一非敢為里閭之私蓋以示天下之公也

贈陳謨贊治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太尉上柱國追封趙國公謚忠襄偉貌公畫象贊

密雲未雨佳木未實蕩而戕之伊誰我危然澤之蓄者其時出祗之深者其柝植惟偉貌為國之望蓋有極一時之烜赫漲於昔而涸於今又孰若昔之嗇而今之溢秩登三公封疏大國靜言思之實昌以德子孫孫子千載一日

贈光祿大夫司徒柱國追封趙國公謚宣定偉貌公畫象贊

鴻濛剖世垓北啟春繩結易俗羔皮肇文控弦悉材載筆推人帷幄不出謀猷是詢器可受大天胡邁述厚德所洎孫而復身恩崇地官益著人倫裕後無斁有詵有振

廬陵劉須溪父子三人畫象贊

讀其文於生識其貌於死接其子弟於世而拜其父兄於紙求兄以弟求父以子雖無丹青盛美彰矣况翁之文方流傳而無止也

白澤圖贊



白澤像世謂可厭不祥雲莊侍御為龐允中提舉圖之子為贊曰  
有生賦形孰操其鈞或偏而瀉或正而滔是吹萬之不同而受化  
之所因曰神斯龍曰靈斯麟復有在理靡常舉世無羣恍惚有無  
而不可致詰則又精氣之奇變非牢養之可馴禹鼎象姦而或遺  
齊諧志怪而未陳奔走魑魅清救戶庭桃菊無功巫覡不神見諸  
圖繪其績且爾况一旦笑出而得其真者乎

淮漕知事劉之彥出其先世畫象五世三軸求贊

五世祖諱撫字仲謙號南山翁金石州刺史

匪鄉而化匪先而傳窮經起家披荆力田其所以魁多士開來裔  
者夫豈偶然惟積之深猶水有源故椒聊藩衍之中見四世八桂  
之蟬聯滿床之笏亦無足羨者書香一脉常不斷而綿綿人皆知  
其為劉氏之祖而不知其為渾源山水之仙也

高祖諱汲字伯深自號西巖金翰林應奉

曾祖諱侃字雅川豐王府文學

祖諱從政字直卿昭信校尉監海縣稅

猗歟先生芥拾巍科聲華四馳赫奕鑿坡曾未衰暮飄然巖阿敞  
屣聲利冲融太和放辭粹古沛如決河世崇義方其遺孔多子能  
襲桂林之芳孫復衍慶源之波觀眉宇之清溫風度之逶迤而一  
門慈孝之氣象蓋百世而不磨若夫丹青所不能寫者則有西崑  
之歌

父諱亨字仲通鄧均總管府經歷

氣邁而和學叢而治際時可為用復我違宰邑佐府百未一施迺  
昌以年田娛里嬉子克紹家夙夜思勵遺訓有嚴流祉未挹我先  
之績我德之泰我官之卑我後之大



相閣實理監司多冠象贊

任法象服制敬惟欽直蓋所性觸非其心有敬主內有頌主外仇視佞人德遇善類勿謂至堅佞則爾摧勿謂至柔善則爾維我昔斯莪人與其稱炯如清冰玉壺輝映秩秩憲紀矯矯蓋臣風霜示肅閣閣以春惟其有不觸之觸使邪自正而曲自直此其所以為大過人也

興子初憲副林下小象贊

處謹求寂嬰煩慕清惟適之安亦人之情寂而求謹清而慕煩彼宵人者何適而安我一而安汝迫之移遇不可釋我儲汝施乃身車服乃心田野并介重輕雖用猶舍悠悠浮雲矯矯遐心杖藜幅巾招鶴抱琴此而痼癖彼而僂俯清泉白石實聞斯語

興子初多冠象贊

昔有神物朔方孕精臯陶作士且不自明正邪紛糅孰究其極爰資爾靈以別淑慝法冠象之讒諛斯伏北庭之英實稱其服不假堅銳濟吾之私彼獨何心惠文治之有鏘葱珩若若者綬嚴廊步趨周折左右化霜為雨易秋以春勿但要跪坐敬事而以自神也

郝僉事多冠象贊

有美且馨屹乎其標美錦夙製璞玉用雕西南之勞江湖之遙氓囿陽春姦摧巨寇賜環伊邇天衢趣輶又將頰太室以肅大禮莪螭首以攝百僚草木之微遂其繇條于嗟多兮其駒虞之招乎

丑閣子淵御史畫象贊

玉琢其章春融其天栗而孚尹溫而塞淵刷羽天池蜚英青年歷三臺而一節行無事以繩愆入為養志之子出為匪躬之賢而况伯仲叔季簪笏後先韋之舉代揚之並居不足以比其盛而陳之



難為馬之最良又以見世美之蟬聯其冠峩峩觸不直而咋不正夫豈恃銳而無前惟大體之務存肯來濕而恒弦將康濟天下之民而易之以珪衮紹蟬也

自然贊并序

自然者鍊師談君號也君始從元教宗師閑閑吳公學出提點武昌元妙觀其徒黃明善為請贊閑閑予友也其取必端明善謹飭士也其事必賢雖不識知其賢矣夫善言自然者莫若猶龍氏其言天法道道法自然天也道也自然也不離而三矣乎天外無道道外無天天也道也一自然也始於天而終於自然所以明其如是而後為天與道也一而三三而一其示學者指歸乎於戲賢矣哉是蓋不可以禮讓小數言也贊以辭不自然矣豈不自然而亦有自然者乎乃為之贊曰

蒼蒼生覆孰職其機日往月來其孰迫之冲漠無朕氣行理隨林林與三而孰自知心也其天身也其人不求其心不取諸身惚兮有物恍兮有象舉以授子已涉勉強伊小數兮將無同白日生羽翰兮子其予從勿以功成事遂待百姓之皆詞

趙仁卿同知畫象贊

出而趨厲居而溘澤積勞取章不緇不磷從容懸車矍鑠八旬逢涌之澤各遂於提身茲非仕宦之老成鄉里之善人乎

蘭石贊

為憲史童安卿作

揚揚其香漸漸其質香無人而不歇質振古而不易肯紉佩以寄怨孰攻玉以自泐清貞相資允矣二益培我馨德堅我定力蘭歟石歟君子是則

吳明德畫象贊



謂山澤臞青胡為紆謂聲利徒標乃爾孤將同荷衣浮游江湖柳  
欲拾芥易紫若朱仕邪隱邪并與介與子蓋審於知命而浮湛出  
入於兩途者乎

可與畫象贊

直而有容剛而有制汎而能別儉而能施承家則獨肩其難施政  
則獨手其墜既優厥兄亦勝其季即兄季間兄又為不武之最耳  
耳苟祿張口而待餉岸然其上但縮慙而增愧也

孫吾與畫象贊

士林之英胄館之髦書薈世澤禮薰樂陶就道負笈希光沃膏培  
其已實增其未高有淳未杼有銛未操匱不售賈用會遭將聲  
於天而一鳴於九臯也

蔡仲謙運使雲林小象贊

氣清而神完外癯而內股御暴嬰難持志無撓刺繁治劇游刃有  
餘身已瘁於歎厯友方樂乎漁樵經費需才鋒車突如曾未期月  
山積海輸鳳池訂謨其席屢虛吏垢待刮而民瘼仰蘇清泉白石  
雲樹芴廬胡為乎歸歟

房先生畫象贊

昔主并試得俊曰房因梓之良悉橋之昂梓植日茂袍青鬢蒼橋  
也昂藏兩表郡屏告老賜緋八十四霜生遠接歎沒瞻餘光有作  
滿家有述繼芳伊作伊述汾流與長

如愚先生畫象贊

仇侯公度守普寧政成而歸燕燕其里也復命典大郡力辭於未  
及之年平生慕古人假古物以寓其意又自號古愚聞於時一日  
詒書有壬曰吾友胡助亦古愚也茲以古愚獨歸胡而更曰如愚



客有工繪貌子惟肖微子一語其勿靳夫名而字古也復冠以號  
今也滔滔雷同焉得而避之昔有同姓字於一時若杜子夏者未  
聞易而避之也字且不避况字之外者乎何獨公度介然自別於  
胡哉予始聞而疑之即其號求其志而後有以見公度之力於進  
修而其志有在也未世滋偽聖人發古愚今愚之歎以其挾私妄  
作又不若徑行自遂之為疾也如愚顏子也聖人與言有聽受無  
問難蓋其真積力久觸處洞然但見其不違如愚退省其私則皆  
足以發明夫子之道然後知其不愚焉公度慕古人者非古之  
愚者也慕古人而師顏子有餘師矣自古愚而為如愚自如愚而  
為不愚得之於心有不可名者也號與象云乎哉贊曰  
謂其不愚黯乎其外謂其果愚皦乎其內以為古之愚則思不暗  
昧而行不自遂生乎今之世尚論古之人而無愧左圖右書以游

以藏淵而時出網而日章樂不可名號孰爾藏殆將造夫心齋坐  
忘之鄉者乎

白菊坡昆季畫象贊并序

檢校白君公嚴自號菊坡曰閑雲者其從兄公博也曰秋山者弟  
公固也廣陵李容璋繪為一圖境宇幽夔風致閑遠觀之使人有  
超然物外之想安陽許有壬為之贊曰

雲飛太空不閑而閑有黃者華坡香露寒涼風作秋萃清乎山之  
三子者安問所安蓋託物以成趣雖異稱而同觀泄友愛乎壘麓  
寄襟抱於游盤觀無心之出岫豈一時之怡顏東籬之下悠然之  
見曠千載而相關若夫雲之澤物菊之壽世山之興寶其無愧淵  
明伯仲之間者乎

張天師畫龍贊 為董此字作



于嗟靈物時屈時信其隱德也淵潛自珍肆有玩而笑有獵及乎  
茫洋玄間變化無朕孰名其神方在天而滃雲雩當旱而作霖雨  
於以蘇百萬億之生民也

崇文監丞姚貢夫畫象贊

豐腴而清粹和而貞噉噉貴介巖巖老成參華藏室籍甚在庭及  
乎珥筆督刺躍驄按行不以觸噬而示力不以發摘而微名曾日  
月之幾何固已騰茂實而蜚英聲圖書東觀英纏次登自公退然  
衣若不勝曰豈已能世澤是膺昔我牧閭先生實主文衡德沛淵  
泉言炳日星是宜名文之有子亦子之克慎於繼承崇德象賢尚  
元宗跨竈而莫之與京也

雪樓先生程楚公小象贊

有壬昔來京師雪樓先生楚國文憲程公在翰林嘗一再見之奔  
走四方不得日侍筆硯而知先生與議貢舉之有力也至正丙戌  
十一月諸孫世京奉小象示有壬俾贊其左不敢以荒陋辭也贊  
曰

楚郢故墟有樓崑崑世半知不修阻孰探由公著稱嘉名遂洽乎  
朔南公幼為學演迤泓涵曾未施杼勝國已戡楚材晉用乃獨挺  
夫楸楠持憲中外人革鄙貪掌帝之制音叶韶咸和不徇物剛不  
來讒引年勇退秋風片帆塵空萬事之擾擾雲護一室之潭潭松  
陰入坐爐熏自參宛清揚其如在且肅肅乎名談昔貢舉之始行  
一庭議之二三天荒盡葬乎歲第鵠袍倏變而未藍顧區區之不  
才至曩公之冰銜雖拜圖懷人希彷彿於萬一而度德量力祇足  
以重沙磧之慙也

答失蠻彥修雲溪小象贊



厭膏粱之腴而采山釣魚舍鮮華之服而博帶長裾拂朝市之塵  
而居巖壑之僻刷貴介之習而為山澤之臞自非重於內而輕於  
外得其精而遺其粗孰能栖神於澹泊游心乎詩書長松蔭庭春  
酒在壺人間富貴之樂有及此迂疎者乎政恐不免於用世而亦  
將為一琴一鶴之徒也

馮公勵集賢山居小象贊

難進易退士行大較用世不免塵纓遂縛而吾心豈忘乎山林吾  
身實寓乎臺閣爰因紈素想像真樂華貫已至迷途云覺風波有  
涘崦嵫復薄幸天假以壽康俾進退之綽綽策枯藤而徜徉觀浮  
雲乎寥廓平生之歡遂於今日人間之景聚乎一壑按圖大笑與  
汝無作謂予不信有如此鶴

冲元輔道凝素宏教真人成存劉公畫象贊

珠冠錦裳陟降 帝傍雖祝釐有命熒乎其章而松姿鶴骨邈與  
世忘人知其跡託之檜讓不知其胷中之天自有雨暘烈烈祖師  
昔友國殤厥宗五傳師也允臧訶其濫觴實源吾鄉維桑與梓必  
恭敬止况交游之契且三十霜挹春温而接餘光者邪

濱州知州蕭克復畫象贊

小漢從華族亂日蕃世遠寢氓流風故存矯矯總戎出際 聖元  
餘慶之孖至於元孫善源渾淪璞玉粹温紈綺席世詩書是敦奏  
刀歷宰神遇劇繁坦履優績爵弁以騫黃金橫帶有朱其轡一朝  
政成肯蕪我園又將邈乎命中車於林慮棹孤舟於清洹也



頌辭

瑞瓜頌并序

積善餘慶吉事有祥天人之一理也天不人不興人不天不徵太和薰蒸禎祥類生草木無知而有知者寓焉故莫莫不出於昏朝而瑞芝不產於亂家也惟我外舅奎章閣大學士翰林學士承旨中書平章政事涼國公迂軒先生雄才邃學典刑一世元勳績茂照映古今嘗擊大姦聞者褫魄天監丹衷竟履康吉天歷初爰立眷注百度修舉引年歸金陵使者召賚相望於道而公之志不渝矣勤勞五十年非優者有祿伏臘殆窘宰相能貧大節斯見醕和之懿蓄而必發至順壬申後圃之瓜同蒂者五禎祥所出近在戶庭方退然不居而多士已刻之石侍御史河東郭公記之矣



蓋公之克享天心感格有自福壽子孫緜緜如瓜瓞者此其兆焉  
有壬以諸生擢科公實座主行非飽宣過辱桓公之知既厚且親  
是用再拜而獻頌曰

太和氤氳磅礴堪輿索綯潛寓無感不孚景星卿雲連理同穎形  
殊氣一機捷響影有蔭者實烝在樊圃黃中粹美駢瑞惟五珠聯  
璧合植物知仁靈貺效質匪天自人惟公植德惟心其田秉鈞執  
法垂五十年位極人臣有羸不金角巾歸第一鶴一琴公曰斯禎  
天子在上休嘉克叶 聖德之暢篚包歸美老成是諛抑而弗  
宣頌聲載途其頌伊何伊公之休子孫緜緜百祿是道刻珉惟肖  
傳信有史甥也作歌用播遐邇

陳廷玉偕妻黃氏為母刲股頌

宦伺顯蒙均是降衷其志孰同夫沈婦俱有格斯乎三而一符我

膚之暇我天之全豈名而然彼獨何其詳語勃礌不其惡而

致愆亭辭 為梁彥中助教作

荏之山兮幽幽荏之野兮沃以蹂鬱佳城兮其下慘風樹兮蕭颼  
炳精忱兮徹天淵以不亡兮視所天故隨地以感觸兮矧狐兔荆  
棘之荒阡爰作堂於佳城兮直宰木之陰森時思以安所止兮神  
恍惚其降臨繫我誠之自有兮惟致斯著著存不忘乎心兮夫安  
得不至於永慕彼較禮之嘈雜兮謂或墓而或家廟反藁之無文  
兮初何有乎紛譁使茲亭之無作兮豈吾愆之不致惟茲亭之既  
作兮庶益勉其未至貽謀既底乎法兮啟厥後於日大亦善源之  
流祉兮川方至以汪濊霜秋兮雨春紛亭臯兮來諸孫塗茨兮敢  
墜其始百世兮敬事無止

吊淵明辭 并序



憲史孫居敬藏淵明圖徵題無隙且及於予予推是圖豈不以淵明風節超絕流俗千載之下想見其人而求其象邪然世方佞倂膠沐聲利顧委心去留富貴非願曾奉心効西塾中慕敦之不若矧彷彿風節之萬一徒使縑素之象偕走塵俗九原有知其不樂於是也審矣述古人吊莊之意即歸去來辭韻而吊之曰瞻斜川兮山川故存人安歸邈天淵之寥廓徒愀怛以增悲究清規於既邁仰高躅其莫追屬典午之訖錄慨國事之日非匪懷寶而迷邦懼塗炭乎朝衣方滄海之橫流蕩皇綱而湮微顧世忽宋臣妾飛奔揚戈颺回空塞天門屹然砥柱中流獨存道伸時屈浮沉一尊彼裸將之膚敏強重甲之厚顏敦彝倫以攘教舉外恬而內安玩陵谷於反手翹天步之間關紛華劇於飄風灼穢跡以留觀班紛紛兮何拯露羣往而獨還賴紫陽之健筆揭忠義之表桓吁嗟先

生兮固遺世而天遊始弦歌以資貧亦未免於有求及不樂而徑歸信知命而無憂義皇之上人曠今昔兮誰疇惟流行而坎止渺六合之虛舟世求肖於毫素視蟻垤為嵩邱蓋知逐其聲而遺其實遂合汚而同流日挾走乎世途雖力備而未休已焉哉先生來歸定何時祥麟威鳳世固難久留清魂悠悠無不之斷縑傳失真况與論襟期彭澤林田在蕪穢誰或籽吾將搏元氣為先生之象磨崑崙利先生之詩酌清風而薦明月洞萬古臣節而無疑

哈八石哀辭

并序

哈八石取父字姓丁字文苑于闐人與予同登乙卯進士第倅固安州掾左司除禮部主事予佐吏部故游從為多改祕書著作拜監察御史又與予同官南坡之變梟獍黨與列據津要文苑康里子山暨予實同論列遷戶部員外郎予在左司計事宰相見俄僉



浙西道廉訪司事遂間南北予居武昌適移湖北新制憲官各色  
止用一人長憲者同出西域即日引退臺報不允文苑曰無例且  
退持疑文冒進可乎堅卧不起予跽居絕人事獨相往來鵝山楚  
觀之絕頂梵宮琳宇之僻地荒城廢壘村居埜池靡不至焉時絕  
江登大別宿郎官湖賦詩談論無虛日一日把酒相屬曰人生離  
合有數君聞我退機適相投但恐造物見妬不終遂此先子監祁  
陽縣有惠政潛德未彰子亟銘之予不獲辭焉未及予除兩淮轉  
運使文苑移山北邸報同日至山北置大監白雪地去京師東北  
尚八百里陸不可挈家水縈紆餘五千里扶病擁幼殆不能為謀  
予官揚州崎嶇來過曰我非瀆於進也主上新政不敢不行而  
老幼累我且都而杭杭而鄂鄂又山北有力且疲况貧乎鄂不可  
留揚米貴亦不可居杭吾樂之穀又差賤且其人德我吾謀定矣

迺命諸子買舟而東獨挈一小僕乘傳而北予留之飲三晝夜而  
後去酒中嘗曰我作事素勇今殊猶豫何也予戲之曰人改常不  
佳君豈厭世邪迺大笑曰昔溫公記宋子才暴謚其言偶驗我不  
信也因出臂示其堅實曰斧吾擊亦不死也於虜今迺真死矣蓋  
時方大疫暑行至東平主僕皆病歸抵淮安卒於舟中至順元年  
六月念三日也郡大夫率其國人載之子既為位哭遣人省其墓  
告其家子木屑迎柩歸舺舟餞別之地哭為之慟監縣公葬祈陽  
遠不能耐予欲蜀岡買地處之木屑曰杭西山先人所愛因可守  
也遂謀葬焉母子力不能舉漕司暨他官府若嘗往來共賻之得  
楮幣中統餘萬緡既襄事餘可經理其家淮東憲長峇里麻嘗同  
官閱其貧請賻於朝不報初文苑為固安隸京號難治民劉奉益  
橫甚賽祈京五十羊聚羣不逞震動里閭執而發其椎埋焚剽數



十事度不解逸去反肆誣構詔大官雜問禁中辨析明直劉寔於法築堤堰三百里河以不害兩道凜然折強暴如拉朽蜀兵未戢按郡直要衝布置施為若老於用兵者統兵省臣薦其有將帥才可治邊事云內外持憲知無不言制吏輩噤不得出一語平居論事慷慨歷落一座盡傾遇則奮發勇往無前長於觀人某邪某詐默以相告後輒多驗作歌行豪宕如其人古詩清粹皆可傳也延祐初 朝廷始以科舉取士天下之大才五十六人出官四方或懦於施或污於賄歷歷在人得免詬議如文苑者無幾而天復中道畫之於虜措哉予昔銘監縣公謂其多善未報當在文苑今文苑壽才四十有七貴志以沒此又何邪豈天又尼其身而大其後邪天道是邪非邪予益感矣嘗獨坐閱同年錄十六年間為鬼錄者十七人矣尚忍以區區聲利置胷中乎或者視為四海九州之人

愬然無情予不忍也木屑將狀其行實求予為銘而其狀不至為之辭以發其槩且以寫予哀云

天之生才兮亦孔之艱前不知其幾世兮後復幾年何林林之百萬兮獨靳於賢器方適用兮陶復不堅雲未雨而掃蕩兮華未實而摧殘豈繒繳之在天兮惡有翼之高騫冥冥之中兮孰司其權昔君之北兮歌乎水壩兮君之來兮丹旒翩翩藥膳匪良兮道路述遭妻子睽隔兮良友棄捐我哀曷志兮我言曷殫西山蒼蒼兮惟所便安玉樹森立兮澤流有源冀伸於後兮以報其前破不可完兮逝不可旋惟生無愧兮雖沒猶存修短有數兮吾其舍旃馬革脯下兮非蟻則為九原有知兮其然不然

歐陽生哀辭

并序

歐陽達老年十九侍父翰林學士原功入京為內舍生學已有成



越三年以疾卒至正改元春歸葬瀏陽先塋原功以書來曰兒旅  
櫬行幸哀而辭之使與閩詹同不朽存沒可無憾予方悼亡不暇  
自哀而忍重達老之哀邪昔詹舍朝夕養將以為父母榮志未遂  
而死昌黎辭之所以卒詹志也原功為名學士無假達老之榮達  
老可無憾而原功不能無憾也予於原功為同年情義尤篤在江  
南聞其慟至於傷棄官挈柩歸有 詔止之遂菽僧舍一年今年  
治行有日又有 詔不得行不得已遣家人護之歸其哀不能釋  
也予忍悼亡之哀為之辭以釋其哭子之哀於此不用吾情惡乎  
用吾情辭曰

天高兮地卑游氣紛糅兮物萬不齊何盜而壽兮何仁而夭豕芬  
遂帝兮荃蕙化而為草生之姿兮孔休生之業兮孔修志有樂兮  
離無憂養父京師兮以藏以游生之疾兮良苦生之沒兮道修以  
阻不忍兮委羸博苟遄歸兮湘楚湘水兮楚山鳥羽墜兮虛舟還  
薊雨兮燕雪髮日白兮衣誰斑橋印兮梓頰椿色悴兮桂纏宿莽  
伯魚無楫兮童鳥有文嗚呼哀哉我思古人



文

焚告祝文七首

高祖考府君 高祖妣夫人

惟木之蕃由木之貞惟流之長由源之淳我先濬植實茂且泓以有餘慶曾元是膺後先匪間一脉惟繩沂源究本蒙愚敢承恩光有素享則一庭洋洋在上來格其靈

曾祖考府君 曾祖妣夫人元氏

稱人之善猶本其父兄錫命顯榮非先澤不能也以有壬之不才而能推恩上及祖考既崇且華者豈愚昧自克有為實我曾祖考妣之積之致不在其身而在其子孫也致嚴之禮敢不原所自耶  
祖考贈亞中大夫彰德路總管輕車都尉高陽郡侯府君



祖妣高陽郡夫人宋氏

昔在穎川族大以華公始居相實開我家植德累仁乃不中壽惟  
室於躬以暢厥後嗚呼祖妣凜凜孤貞撫義先子業精行成諸孫  
無似守厲冰淵冒列有位立基自先追榮既均疏郡維鄉積善之  
報桑梓亦光伏念繇來感慕何極展慕未期 君恩敢尼焚告斯  
格奉有曾孫以假以享永茂後承

顯考從仕郎會福院照磨兼管勾承發架閣庫贈嘉議大  
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高陽郡侯府君

惟我先公德厚而祿不稱才大而世未施孝義無愧於古人著述  
可傳於後世棄諸孤之五年有春官大宗伯之命天之報德溼於  
昔而沛於今者蓋遲遲有時也有壬不肖教育之意百未副一而  
微幸擢第歷階三品官封及於先公非道德所及不肖能之乎謹

騰藝以告

顯妣高陽郡太夫人高氏

惟太夫人慈恕恭儉用昌吾門母儀婦德貽範諸族初封恭人進  
湯陰縣君高陽郡君愚有壬為兩淮轉運使而進今封焉命下則  
棄子孫且四月矣嗚呼痛哉孰謂疏封慶禮而遽以凶服行之耶  
五內崩裂泣血以告

故兄大理路軍民總管府知事府君

惟兄節儉成業勤勞訓弟純孝之誠沒當不異昔在膝下有慶及  
親綵衣奉觴嬉笑生春二代考妣新命於赫惟兄之願茲焉幸畢  
歲事致嚴祔饗是宜追念夙志其樂可知

亡妻高陽郡夫人趙氏

子有柔順之懿孝慈之真荆釵緝弊窮年食貧我官御史始封恭



人乃讓祖姑縣君邵君我祿稍益子復不辰幸收桑榆大沐 聖  
恩三品郡封與姑並臻隱卒不愧生悲益新

武昌新居上梁文

伏以廣廈千萬間尚欲芘寒士風雨束書三十載始能有京師屋  
廬昔賢負山斗之名終身無樓臺之地迂疎涉世我何人斯因循  
為家知幾年矣朝臺暮省已多索米之譏春誦夏經靡獲棲身之  
所舉室每安於薄祿斯言可質於上蒼徒費伯氏之貲莫制中人  
之產華門圭竇揣分自宜畫棟朱門效顰姿暇身嘗走俗難求却  
超之辦資才乏驚人敢慕文昌之買宅但未克高飛而遠走又不  
能穴處以巢居踟躕連房與在舟而何異紛紛押架任充棟以莫  
容長者出庭幼或突面左足下榻右已及階潦入則臭亦橫流雪  
積而勢將下壓幸人境得一區之際念農夫猶五畝之居天上歸

來方欲採山釣水人間走遍恰知問舍求田此邦較楚俗而差高  
故鄉如莽州而在是臙脂入畫愴先子之曾留鳳凰來儀儼前峯  
之如揖雲間紫閣晚景侵尋眼底青山中原咫尺幸便途於桑梓  
爰從事於梗楠欲罷不能與奢宜儉叔兮督斧斤之役深入山林  
季也司楨幹之勞實崇基址拮据集事老子獨漸周旋相攸拙謀  
時與雖增荒於率作亦杖屨以邀嬉此蓋席世澤詩書之餘所以  
見今日輪奐之美椽題數尺固得志所不為堂構百支以貽謀則  
可繼如翬如跂豈事外觀苟合苟完具存昔訓上棟下宇既成始  
有之規前書後琴行遂閑居之樂言之不足發而為詩  
東黃鶴岷峨紫翠中堂有椽華庭有桂從今無日不春風  
南煙樹雲峯可立參要就離明明舊學肯將風物作清談  
西江漢滔滔大別低清畫憑軒時俯看我山真是步雲梯



北家世相臺曾種德洵溪松柏鬱如雲勿為安居忘祖力  
上認取仰高直氣象一堂莫道止於斯堂外青天千萬丈  
下玉樹芝蘭多俊雅臧獲趨承有不齊西銘要念同胞者  
伏願上梁之後兄弟敬直須學萬石君家資厚財饒不必與千  
戶侯等自頌若此惟天祐之

新居告廟文

伏以營宮室以宗廟為先蓋有明訓去鄉土而江山雖美豈敢懷  
居然先子昔南來之時而此邦實首葺之地於焉生息遂爾滯留  
大理兄是以繼志而經營不才等因之稱家而構築祠堂有翼正  
寢繼成皆祖宗積善之餘又考妣平生之志謹茲涓吉用告落成  
既歲事而奉迎永安神於祐啟願推純嘏益昌後人

祭珊竹居仁中丞文

惟公生於貴胄稟有淑質濟以華學中以定力冰釋豪習身心鄰  
魯從容道義周旋規矩孝能養志忠則致身一代枚卜如公幾人  
持書南臺愚亦冠多辱知之深實異儕輩忝司淮漕重任曷勝公  
耐而教子將有稱苟免瘼疢復叨超秩喜見顏色謂言不食僮僮  
於役路適過門公不憚煩禮意益敦江壖送留風雨飛輶一堂傾  
倒百壺資送繼聞報法表勵南紀將期德政兼善均被彼蒼者天  
良殲哲萎易名隱卒忍尚不施扁舟此來念昔送留茫茫公迹踽  
踽予行豈無公貴厭飽甫肆顯印圭璋夢或暫侍絮酒幾何爰假  
瀝心公乎格斯監此哀忱

先公祠祝文

維至元五年歲次己卯十二月乙酉朔越二十一日乙巳孝子具  
位有壬敢昭告於



顯者具位府君惟我先公讀書浩博而尤攻於經制行高潔而尤著於孝安貧樂道無愧古人篤信力行罔顧流俗奉魯郡夫人致敬致樂居喪哀毀幾至滅性其熏而為善良者不知幾人也有壬叨冒逾分皆我先公身不自享餘澤之所被而履危涉險幸不至辱先者又嚴訓之有素而先佑之有恃也得請南歸拜掃洹阡刻銘神道江夏家廟奉守有嚴惟是瓌江實我先公廬墓之地士之承教而興起者恢拓祠宇以祀先聖以闡學校廟堂嘉惠署額設官即倚廬舊基象設附祀在人且爾於不肖當何如是以由鄂沂湘肅恭來省山川環抱清淑蜿壇神居攸奠輪奐翼翼手植松柏鬱乎成林而蒼蒼入雲矣交游故老戴白偃僂扶杖皆至撫樹哀感昊天罔極謹以潔牲柔毛粢盛醴齊祇承祀事尚饗

祭劉傳之侍御文

維年月日具官許有壬謹以清酌柔毛之奠致祭於亡友贈通奉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蜀郡劉文肅公之墓惟公業精於勤學本於儒淵乎泓渟溫其璠璣昔玷南臬公實協恭羣議聚訟儒守武攻築室道謀公獨我同中書兩曹機務是膺公右我左一日同升副憲淮南承乏作漕睽離合并一笑傾倒升堂拜親握手論文脫落流俗尚論古人雲萍之蹤又復南北公位雖隆年則未及俄聞引疾請老賦歸我高其行馳書賀之山林幾時松柏遽萎慨臨哭之無由幸托銘於豐碑竭來瓌江省先子之手植遵彼嶽麓拜佳城之崔嵬雖朋友之墓有宿草則不哭而平生三仕之合始終二家之契詎能止涕泗之交傾一觸墓前公其格思尚享

石龍神祠禱雨文



伏謂天之所以生長百穀者雲雨是先其行其施神司其權神今秘靈深潛於淵遂令恒暘徵咎龜我大田嘉穀欲槁涸焚日燂罄罄疾民饑饉將癩神惠斯土其忍恣然牧者獲戾民兮何愆誠格斯應盼蟹在前幸驅屏翳騰波上天以降甘澍渥枯為鮮祀事敢乞欽於永年

葦山禱雨文

惟神血食此方積有年矣稽諸載籍參以民傳咸謂神閔人答誠若影若響今茲亢陽愆候甘澤不流雖未至雲漢之太甚而穀苗盈疇侵尋半槁勢甚可憂其不職罰宜及身毋重民困神其享佑急降甘雨不推釋長吏之譴且以徵神之見於載籍民傳者為不妄而今而後血食此方世世無斁

城隍廟禱雨文

人力之所不能者必求諸神夫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聰明正直而一則惠罰無爽有感斯應况明神秩祀一州封部之中咸在庥庇今旱為民虐敢不一告遼州當萬山中地瘠民窶有年猶困况重以飢今不雨其如養生何其如輸官事神者何今人以人之所不能神之所能者告神矣神食於土得無憐之乎磬折悚慄以竝甘霈

遣王孫文

人間長史山中道士天飛言還戢羽翠鴉菜蕙翳湮候猪夷礁覽此葦蔽以居下視闌闌羣木蔽虧俗坐度絕蕭然有山林之姿客閑幽寂絢物獻焉狀如老翁彊彊喑喑跳躍驚掣絕徽荷鐵彗黠易訓若鬼若伶書疲縱觀盧胡絕纓或縻樹腰緩索便升捉腐悞墜瞥然超騰窈窕遠揚空虛是憑謂宜聾蟲或繫於樞拉耳擷駮



接耳沒脊反背跨頸俯懸孤臆披首擇技簸揚撮拾得食倉皇且  
攫且顧寶噉瘦垂旋推如注蒼頭池汲赤脚費炊乘開撫玩甘箠  
樂筭狎而捫虱無亦妄持孩童欲顛吸呷忘疲投果擲瓦張斷怖  
之遇杖冥目若伏若拜釋才跬步倏復故態坐方狗踞卧復兇偃  
千回陟降百狀變見守者不謹紐斷而逸東里告災西舍稱屈或  
疑陰妖徧走巫覡隣寐曳衾兒綳褫裹越厨碎器入竈噓火果殫  
生熟困揮積貯甫見南堂俄登北堵寸地皆歷萬瓦枚舉一臺栽  
植心勦形瘵小山叢桂狼籍破壞有祭盆菊長悉盈丈花開如杯  
風韻高曠凌折僵仆瓦礫紛蕩幽蘭扶根穉柏徹皮葡萄既斷芙  
蓉亦摧黃圃如掃紅皺不遺鏡池畜魚且飲且浴輕如鳧鴨奄忽  
出沒夏畦勞止枵腹待充菜蔬告盡殃及菘菘挿架度書酷甚值  
秦卷軸紛披裂帛曳庭矢激電逝捕影無偵耳學勢沮彈射技窮

蓋一去五日一坊幾家無不被其害者於是竭智出謀誓報其侮  
匿僮籠中設機關戶環壁空穴獨起一路遵行布餌大貳於屋其  
來也趨趨彷徨四顧前却聞不見人漸至於闕及坐未幾引領人  
立既行復迴乃始勇入繩牽樞動屐然無隙途窮躡穉怒叫若詈  
嬰析鬻稅益示巧避竿撓犬怖憊而後墜爰命殺之以踐余誓若  
有告予者曰眉山長公謂人弄弄人柳州憎而著文子不是察而  
飼之使肥導之使嬉是納侮也納而怒之已昏孰甚焉矧其性若  
是殺果懲乎余愧其說為之文而遣之且以戒畜者云  
逸居兮食豐昧厥施兮伊何功娛我幾何兮凌侮是叢我不爾仇  
兮方閔爾窮遣爾歸兮山之幽山木有實兮溪有流飢飮渴飲從  
爾儔過河而泣兮實枯魚母徂幸免兮將腊爾軀



詔制表牋疏啟

命相詔視草

上命眷命

皇帝聖旨洪惟祖宗遺大投艱於朕雖繼志不忘乎夕惕而圖功未底於時雍方今承平日久玩愒是懲中統至元而後暨朕踐祚以來播告申嚴良法具在而所司廢格上下因循馴至吏弊日深黔黎益困豈總於上者不得專其任應於下者不能不戾歟若稽隆古之規惟重一相之選事機有統治具斯張中書左丞相別而怯不花練達古今敬歷中外忠貞久孚於王室寅亮已著於天子揆諸輿言實予良弼今特命為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董正百司修明庶務



以端政本以厚生民易風俗之澆漓振綱維之弛縱首隆倚注力  
事率興表獨運於泰階新羣聽於渙號敢有隔越奏請中書政務  
省以違制論於戲凡我有官君子食朕祿而治政事者其各竭爾  
力殫爾誠以資佐理以副朕求治之至意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贈摠忠宣力崇德守正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右丞相知  
樞密院事西域親軍都指揮使上柱國亮魯不花追封永  
平王謚惠穆制

東藩扈戰駿功已効於妙齡上爵推恩卹典宜增於沒世况生子  
方隆於柄用而易名可緩於褒崇具官某質稟竒英器推雄厚載  
考家聲之舊實基天造之初武校蒐田念民飢而反旆秩隆內帑  
節國用以豐財報上以誠隨地而見致九重之遣使續萬命於更  
生蠡茲朔漠之震驚敢煩天討允矣天庭之練習實在戎行破勅

敵而言旋辭厚賞而弗受謹言方進良材遽摧緬茲遺烈之若存  
爰贊彝章而弗愧師垣進職示國家爵德之公異姓追王為臣子  
立功之勸

永平王妻大都哥加封永平王太夫人制

疏王封而隱卒既砥礪其臣忠從夫貴以發榮用規繩於婦道某  
夙生淑德早配名門起家從儉素之風教子盡憂勤之力金幣昔  
觀其峻却遺訓克承衮珪今致於奮庸世勳益著傳芳有自錫命  
是宜伉儷雖均鶴髮擅人間之福幽明何間鳳毛炳池上之輝

賀

天壽節表 遼州

氣新天宇惠風廣吹萬之仁電繞斗樞華旦應重三之數祥開泰  
運慶衍洪圖 中賀 欽惟



皇帝陛下允武允文克勤克儉柔遠自形於干羽守成專務於詩書綏萬拜屢豐年寰宇適泰登之世釐百工熙庶績賢才又大比之時躋民物於春臺納乾坤於壽域洪纖被澤遐邇騰權某等職守一麾心馳千里錄陳金鑑阻從稷契之班頌刻玉杯願祝松喬之算

冊

皇太子賀

皇帝表 遼州

主鬯承祧一索首推乎出震顯謨啟後兩明足繼乎重離位正前星恩均率土 中賀 欽惟

皇帝陛下武能靖亂文克守成奄四海之大以作君為萬世之計而傳子青災肆赦典刑溥五宥之恩賦稅寬征仁政寓九條之詔

慕鴻休於祖訓詒燕翼之孫謀神器有歸皇基益固臣某等 幸叨下郡莫罄歡誠日重光月重輪盛德已昭於雅奏書同文車同軌寰區永底於隆平

賀

登寶位表 山北廉訪司

出震乘祧夙著重華之至行體乾繼統誕昭萬世之常經品物皆春神人胥慶 中賀 欽惟

皇帝陛下聖由天縱敬克日躋尊

太后稱

太皇首

明孝治任舊臣遵舊典益固皇圖深仁溥五宥之恩新政布七條之詔人心同乎舞獸神器安於覆盂綱紀修明規模宏遠臣某等叨居憲職幸際昌期日之升月之恒永接無窮之緒天所覆地所載悉歌有道之期



賀

太皇太后加尊號表 山北廉訪司

位正三朝極今古隆親之道文加二太見

聖明報本之心慶

集慈闈光增緝典 中賀 欽惟

尊號補天著績夢日開祥贊燕翼之嘉謨際龍飛之昌運為天下  
母挈神器而置諸安契上帝心有大德而得其壽惟原祇之深茂  
宜位號之崇尊 臣某等 忝列清班阻陪盛禮微音徽德幾年深教  
育之恩文子文孫萬世繼怡愉之養

賀改元表 山北廉訪司

躬成大禮煥十二章備物之儀數紀初元張萬億歲太平之本寰  
區均慶寶厯用彰 中賀 欽惟

皇帝陛下輝光日新智勇天錫行封贈而勸臣下率興稷契之心

蠲租稅以厚民生隆復唐虞之化無匹夫不得其所謂至治誠在  
此時名與實符事皆道協 臣某等 班違拜舞職忝澄清和氣祥風  
舉世咸陶於元造秋霜烈日微忱敢竭於精忠

賀正旦表 山北廉訪司

春首四時鳳歷正三陽之序王大一統鴻基衍萬世之休懸政不  
愆履端伊始 中賀 欽惟

皇帝陛下中和致禮仁孝承先乾坤咸囿乎雍熙謨烈益底於承  
顯奮英斷而端本風霆寓生物之心乘大明以御天日月煥敷文  
之治惟憲綱之力振尤祖訓之恪遵運際昌期恩均率土 臣某等  
叨陪烏府阻序紫宸豐以祿榮以官懼莫効毫釐之報長如川峻  
如嶽願益恢宏遠之規

承 召病不能赴謝表



具位臣許有壬謹言准中書省咨為臣有壬辭職欽奉 聖旨  
節該依舊勾當裏行者欽此伏以政府無功方擬復兔園之業使  
華將命洵令聯鳳沼之班撫己多慚陳情有請臣有壬誠惶誠恐  
稽首頓首竊惟乾坤定而貴賤位上下辨而禮義明或令或行有  
綱有紀惟臣有聞召不俟駕之義惟君有在病而予告之仁是蓋  
察臣子之至情於以示天地之大德古而歷舉今亦多聞如臣有  
壬者猥以寒微冒登科第夙蒙殊渥兩參預於中書適奉德音遂  
網維於左轄固辭不獲詎勉以承若臨淵而履冰猶挾山以超海  
侵尋十載已昭績用之弗成瞻望九重乃宥迂疎而不責况以持  
身未至訓弟有乖不能儀刑於一家詎可輔毗於大政謝事以退  
明日遂行不謂遽徹宸聰遠承天寵紫衣傳 詔既灼示於新恩  
白首拜嘉俾尚仍以舊貫臣有壬自辭職以來行藏雖決憂畏彌

深思先臣松梓之墟復興至念以微臣蒲柳之質因致沉疴是以  
聞命戰兢仰天惕厲捐身固係乎臣職乞骸蓋屬乎 君恩精力  
日衰報効弗加於犬馬材能輩出都俞方協於鳳麟固宜揣分以  
避真才求醫以延殘喘懣忱至此負罪謂何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克寬克仁無偏無黨經筵時御講明法 祖之宏規

聖學日新揚厲光前之偉績神武而不殺廣大以有容春育海涵  
天覆地載無一夫不被其澤使萬物各遂其生以至樗櫟之材亦  
均雨露之潤伏望益推曠蕩遠燭隱微察臣慙直而勿欺憐臣衰  
憊而實病放歸田里俾為盛世之逸民感寓聲詩願繼康衢之順  
則臣有壬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

冊

皇太子賀



皇太后箋 遼州

聖資備德徽音允著於思齊謀重詒孫盛典式遵於燕翼得名既  
正錫慶惟均 中賀敬惟

尊號寶歷承祥銀潢衍派以天下之本在  
太子佐

聖君之治於內朝建嫡以定人心為億兆姓生靈之計主器而安  
宗祏啟千萬年社稷之休是雖睿算之難侔實自

慈闈之有助 臣某等 職叨一郡歡倍羣情孝奉怡愉至養已兼於  
逢吉模恢宏遠 皇圖益進於無疆

賀

皇太子箋 遼州

主器莫若長子宗祧行奕葉之休繼明以照四方化日協重光之

象誕膺顯命永視宏規 中賀欽惟

皇太子殿下睿哲在躬妙美居質夙著問安之孝宜承監國之權  
甲觀開祥和順英華備至德青宮翼善左右前後皆正人民生咸

遂於春臺國祚益培於磐石 臣某等 忝分西郡阻賀 東朝定本  
正名已接萬年之統上賢尊德行躋三代之隆

正旦賀

皇太后箋 遼州

祥開寶歷陽春均播於人間位正

宸闈至養已隆於天下有生咸遂無物不新 中賀敬惟  
尊號勤儉聿修仁明夙著稟懿行而符坤順嗣徽音以致泰和靖

難守成默贊吾

君之治奉先迪後永為



聖代之規德與日以俱升慶如川之方至臣某等忝司外郡阻賀  
內朝五福躬全允底期頤之壽萬年天啟益隆洪遠之圖

賀

千秋箋山北廉訪司

大鈞播物四陽應節於中和少海澄波萬象涵休於潤澤慶關宗  
社喜溢神人中賀欽惟

皇太子殿下性稟慈仁躬行孝弟本既立而天下以定名一正而  
神器有歸機務總裁贊

聖明之政教言辭告誡聳臣庶之觀瞻接大統於無窮罔窳區於

至治臣某等職叨持憲賀阻班庭監國撫軍九有方隆於付託參

天兩地千齡允洽乎雍熙

擬韓堅降授後謝表

字東通州明  
佳因亦擬此

初有擬摘韓堅制戲而甚

年月日臣某降授炎州團練副使火山軍安置者臣伏以天道兮  
消長之期違天者蓋不可違水利在通塞之際行水者是宜有時  
顧坤陰素稟於冥頑而春陽遂稽於融釋平生清苦嘗與藥俱僻  
地孤貞肯隨若戲魚已負而未使之出孤已渡而益肆其妖馴致  
其來非自作於不靖好生之洽乃特見於推輕薄示鑄移盡寬爍  
鑿茲蓋伏遇皇帝正位凝命順天應人知其頗重厚而無心况亦  
因喜怒而致罪長萬里厚三大未至於斯緩三尺削數階已適其  
抵然單辭乃往聖之戒而旁代非釋己之私解釋東風何遙遙而  
不至互連北陸故恢恢以自持罰也各有所歸臣乃獨受其坐身  
投達焉其何以辭言出至情亦所不免始疑而至初心雖悔於履  
霜不密之愆餘忿敢形於雨電昔我履者甚若臨淵今身及之殆  
如入甕火山熾烈已甘漸燼之無餘凌室深寒尚冀收藏之有待



修喬江書院疏

道無遠邇猶水泉之行地中時有晦明如日月之在天上蓋人心或昧於物欲而天常豈問乎智愚建學使教育之有歸立師使知覺之有自若稽隆古徧闢巷與國都爰及聖朝由路府而州縣准鄴鄙聽眾以興廢故庠序視人而有無斯民本堯舜之民何地非鄒魯之地喬江書院者經始宋季再建國初臯比之厓既盛伊吾之聲遂絕皇霜變易宛有故基風雨傾頽鞠為茂草義士窘於獨力學者嘆其無從主領黃文復先生以篤古為人師以興廢為己任買田築館弗違宦居問道傳經漸知矜式一簣不止則凡仞有終丈席謹完而萬間未構十室必有忠信况連袪之成惟眾流可為江河看盈科而放海將見風移俗易熏晉鄙而皆善良義重利輕化齊民而出俊傑供成盛事側仁羣賢

霸州創建老泉書院疏

霸州即文安縣在今畿甸之內老泉蘇先生主簿是邑湖廣儒學提舉李元鎮先生世居此土欲即其地創老泉書院以祠三蘇割己田二頃以奉祀事然先聖殿廡師生堂舍規模粗定未底落成且欲買經籍作樓庑之而其費不貲當世公卿好義君子必有能相其成者伏以尸而祝社而稷蓋以章盛德之人術有序黨有庠是又育英才之地且君子所過者化寒暄未變其流風况文章可得而聞星日照垂於奕世故必有追古淑今之舉庶可為移風易俗之基嗟此文安近居畿甸在昔有宋作簿曰蘇邃學雄辭冠當時而獨立高標餘韻儼今日之猶存權論何嫌乎說兵辨姦有係於匡世一門忠義前後無倫二子聲名遐邇同著彼黃有東坡之位而筠立子由之祠天下知侈於幾區大老獨遺於此土典實明



時之缺責其吾輩之歸湖廣儒學提舉李元鎮先生個儻俊才浮  
沉冷職著書早徹於宸聽作事無愧於古人栖棘懷賢發三百  
年之浩歎維桑感義念六七世之故鄉慨然任草創之勞茫乎若  
綿蕪之設披荆棘構祠宇雖負郭二頃之已捐市典籍闡黌宮正  
為山九仞之伊始宏規須做四書院多助必藉諸名賢道域既恢  
義塾斯啟寒泉秋菊薦眉山父子之堂春誦夏弦興皇元俊造之  
士共成盛事肅竦芳題

上右丞相啟

伏以統百官以掌邦治方求連茹之征報一飯而辭大臣况構采  
薪之疾在心有蘊因言以宣竊惟涉巨川必待於丞徒構大厦不  
遺於小木是以公卿之論道貴乎陪貳之得人非藉真才曷毗大  
政苟有知非而求志亦當行恕以包荒恭惟右丞相閣下大手輔

天奇功蓋世負兩間之重大佩四海之安危豈惟救弊於一時蓋  
欲躋隆於三代奮庸實効名爵重而倉庫充報主誠心天地知而  
鬼神祐勞而不伐謙以自卑是猶海嶽之高深尚待涓埃之增益  
為國家而下士宜辭吐哺之勞使山野之陳人復與在庭之列有  
壬初無學術忝與科名本期州縣之服勞馴誤臺省之遴選承恩  
逾分苟祿招愆三玷兩司人已疑其辭幕四參大政身遂致於負  
乘在中書且二十年來遊辭知幾百輩每念出言之傷易常切自  
懲然逢持論之失平又循故習守法不回而忤物未免齊家多愧  
而佐政何裨慙半食之無功幸投劾之有故斂裳宵逝養病野栖  
鳳閣朝元夢寐押班之上胡鶴書赴隴收蘿委地之棄材領清誨  
之渠渠重微懷之耿耿勿藥未占於有喜趨朝宜免於後時顛望  
高明俯垂矜察小人乘君子之器自虞慢藏之憂天賢立邦家之



基願頌有臺之樂敷陳語淺飯倚心長謹奉啟以聞

至正集卷第七十終

至正集卷第七十一

題跋一

恭題太師秦王所藏手詔

文宗皇帝手詔今太師秦王中書右丞相持以示臣有壬俾識其  
後臣有壬恭讀蓋以兩都門禁遇有夜啟舊惟牙符申以織文不  
具而啟當以大辟所以嚴禁衛也臣有壬昔參議中書實出御劄  
而小臣數奇不一月憂去追恨不能有一字之補而竊有說於今  
焉伏念人君之責在於得人聖人有金城得人之謂也惟太師在  
天應初當汴兵衝參謀秘策與奪如神使乘輿達京中原不  
驚今年六月又討不軌其難有甚於汴者其功豈但護一門謹啟  
聞而已哉宸謀淵深身畫周防古聖人重關擊柝之意也若  
夫任得其人則又君逸臣勞之大節焉臣有壬故敢書此以助

至正集卷第七十一

題跋一

四十二



聖君賢相擇人之萬一云

恭題太師秦王 奎章閣記賜本

文宗皇帝游心翰墨天縱之聖落筆過人得唐太宗晉祠碑遂益超詣蓋其天機感觸有非常人之所能喻者開奎章閣書製文刻石閣中摹本出天下聳觀揭如日月雲漢之賁萬物也當時憲賜非殊眷不與太師秦王中書右丞相奉賜本俾臣有壬識之臣有壬竊惟帝王德業雖不係乎書然寸心之微衆欲攻之不感聲色則荒游畋萬幾之暇誠絕衆欲深宮靜几寓意乎書心正筆正出治之源於是乎清矣况記文所謂崇德樂道頌祖訓戒守成遠不軌不物所以陳王業詒孫謀者本末周密帝王之道盡在是矣誠歷代之大訓也

題歐陽文忠公告

文與道一而天下之治盛文與道二而天下之教衰經籍而下士之立言力非不勤也辭非不工也施之於用卒害其政者與道二焉爾昔蘇子以韓愈配孟子而以歐陽子配韓愈天下以為知言後世不敢有異議者韓也歐陽也推而達於孔子之道也歐陽子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又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嗚呼此歐陽子之所以為文而先儒謂自荀揚以下皆不能及者也有壬幼讀其書即知好之見其紆餘委備容與閒易初若易入望洋而嘆而後知其大且至也翰林直學士兼國子祭酒玄原功其後也登延祐乙卯進士第名能為古文穎州後子孫散而四方能世其學者原功爾出所藏至和元年五月告身示有壬曰太師為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時濯太夫人憂服除以舊職起此其告也陵谷



變遷歸然獨存傳而至玄玄也歷胄館奎閣奉常太史幸不至墜  
世業子吾同年其為我識其左又曰子以參議中書省事母憂去  
官服除亦以前職召古今事有相契者其併記之有壬早讀歐陽  
子文得與其後同年而又相好故敢以謏聞識之若夫德業之不  
究而以迹之粗類者委之豈原功私我之深遂忘其擬人以倫而  
傷其知人之明邪將原功警我以希賢之學邪警我以希賢之學  
也則不敢不勉

題鄭裕卿孝行詩卷

度黔婁為孱陵令父易在家遺疾黔婁忽心驚即日棄官歸家時  
易疾始二日子童稚誦故實及此雖未有知而竊有感焉年十三在  
鄂休日從諸生出嬉惕然有動於中意太夫人當暴疾有青竹立  
牖下必策竹徙倚亟歸視之果策竹以立言疾狀甚苦藥數日始

愈於是益信黔婁之事為不妄以語人或信或否甚者謂索奇近  
名遂不以語人第默求之以徵人心之所同然者棗強鄭郃裕卿  
為仁虞掾扈從柳林至大辛亥正月廿九日忽心博意其母疾告  
上官得歸二月五日抵其家則母疾已不能語但泣下頷之是夜  
棄代非至情感觸奔走一見裕卿之恨窮天地亘古今其有已耶  
嗚呼銅山崩而鐘應春木花而粟芽物之以類相感者其捷且爾  
况子之於親乎子之於親身雖二而氣則一焉身親之身也親有  
疾痛身雖不知而心為變理之常也惟其篤愛日之至念厲先施  
之血誠跬步之頃不忘其親則氣之一者無所往而不在矣其終  
也美且見之墻且見之齋且見之而况其生乎彼陷溺其心者則  
不然亦惟有是心者為然爾裕卿為三臺御史僉憲三道皆有聲  
生能養其志而沒能及其生其亦可以無悔乎朋游知其事將播



之詩歌俾予為之序嗚呼黔婁已矣裕卿無母且廿五年吾母見棄亦五越歲矣尚忍舉以為言耶其忍泣以書者庶後之觀此其亦均有所感焉

題年成甫作鄧平仲傳

予昔漕淮掾廬陵曹汝霖出其父士知先生志銘存沒贈挽序文歌詩因得其人焉士知識遠氣豪博學強記僑錢塘宋餘黎獻名伏一時者皆稱其有史才最後鄧憲使善之表侍講伯長直以宋史期之而士知亦自任也陵陽年成甫嘗作鄧平仲小傳濟邸事畧寄士知備紀述汝霖又以寄京師請識其末予既悲其年之不昌史之未成也而重有感焉 國家得宋而天下始一三百年道學之明家法之正人材之多文物之盛三代而下無與倫匹其國可亡其史不可亡宋之史我之責也人亦有言

列聖復有成命而宋之亡也又非與秦漢以來國亡而文不足徵者比天下之裨官野史碑銘家乘亦既蒐致史館而因循六十餘年何哉竊惟混一之初故老具在此可乘之機而釋之當時士大夫不得不任其責焉大德初予讀書江南猶及見之從問往事歷歷可稽距今又四十年而凋謝無餘矣接父兄緒餘有志如士知者豈易得哉匹夫奮臂而出欲負千鈞之重非有烏獲之力不敢也儋人之爵而職其事者乃不勝一匹雛可乎士知沒矣宋史將遂已邪天下之大寧無其人不論其職不職也固將釋吾悲而有望焉有為者出則今亟焉猶可及也過此則風聲習氣日以幽邈殘編斷簡日以廢墜雖有大史公出亦不免疏累牴牾矣有為者苟出成甫此作當有取也士知之志其亦可書者乎

題潭州李肯齋手書



衡陽郡學實肯齋李公故宅開雲樓設公像垂魚正笏有壬幼讀  
書其十歲時從師友拜樓上尚論風節詠歌追思三十二年學已  
久不知公像無恙否也故人陳君季和入京出公手書乃其復司  
農進直寶儲帥湖南時與其幕陳季文書也時國勢一髮引千鈞  
急賢宜何如方且斥公十年用復未究已傾而維湖南特一繩耳  
不待瀛封命下其不能國蓋昭昭已見矣宋之起公公之死宋無  
益一時之存亡而有功萬世之名教公之一起其功亦豈淺哉使  
起公早用公盡如公者皆得効其力則古無亡國矣是則天馬一  
書之微憂國之深敬君之至不怨不尤可槩見也宋達官位重任  
劇箋奏書簡幕下士例為之而公之使人謙抑若是君子哉季文  
名億孫衡之安仁人登咸淳戊辰第為全州推官公辟之幕潭城  
陷從公死公書謂能道人心事真知人哉季和季文從弟也

恭題胡震宦所藏

今上御書

布衣臣豫章胡震宦奉九霄二字示臣有壬曰震宦游桂林實得  
侍

今上皇帝筆規及見始作字時落筆如宿習每精意審訂然後振  
臂一掃不復潤飾此則書以賜震宦者也臣有壬齋沐伏觀而竊  
有感於揚雄氏之言也雄之言曰聖人矢口而成言肆筆而成書  
蓋天縱之聖不求成文放口而自成文不求成訓恣筆而自成訓  
書以為訓有道焉字畫之寓有訓焉宸翰健剛端重渾然天成  
書家疲精力吃吃歲月有所不能而天性超越一趨徑至非聖人  
肆筆而成書乎而九霄二字又有訓焉唐高宗為飛白賜近臣皆  
有比與其賜郝處俊曰飛九霄假六翮豈聖衷有見於震宦故



不他書而擷此二字以賜之邪震宦其益進於學益勵於行養六  
翻以待一飛其勿急急於小成也

跋高宗小楷學記

宣和父子皆能書而建炎小楷乃學記一卷治亂之機於是可見  
矣

跋忠武王花押

右淮安忠武王署押二紙皆薦魯郡文忠李公之底也昔王以雄  
姿大畧濟以至仁取勝國兵不血刃歸橐不貲一毫勲德塞宇宙  
其協贊畫諾亦誰有一時之傑薦乎其左右前後也文忠之子季  
凱請識左方竊惟聞王之風當歛衽肅拜况親見其心畫哉王國  
之貴種而落筆雄偉若老於翰墨者昔嘗於掌故簿領中間一二  
見見輒捧玩不忍去手况李氏家有之哉前刻舉文忠為樞密參

議後者舉為江西宣尉使皆不果用舉者與舉之者若是當時亦  
復尼而不行邪文忠終於江浙省參知政事為時能臣王之明又  
可見矣季凱其什襲之

跋雷天益所藏先公詩

先公在江南嘗語有壬曰我讀書鄉校時同舍最久而最相得者  
雷起龍先生先生才甚敏學甚苦浮沉里閭今老矣歲時話親故  
必及之聞之熟故知之悉至元戊寅有壬得請歸鄉里其子志天  
益者出先公手書詩一首乃嶺南和先生所寄之作也鄉思友義  
即詩可見伏讀哀感五內摧裂先公所作散逸甚多既錄之東岡  
小藁而歸其本於天益俾存世好馬先生後更字伯通學充而不  
試者也

跋晦庵寄馬會叔十一帖



鶴山馬侍郎嘗有言曰時無孔子子朱子不當在弟子列觀十一帖則侍郎之賢愈遠愈彰而子朱子交友之篤疾惡之誠論薦之公進退之審可槩見也謂其徒持咫尺書於監司州郡朝至暮獲如取諸懷以陵駕縉紳者果何人哉百世之下邪正益判矣

跋甲戌混補公據

有壬幼讀書衡陽師蘭楚吳先生先生諱剛中字景和勝國咸淳甲戌江南混試終場萬七千八百餘人取合格二十六人先生試賦天地大德曰生通榜第二賦則魁也宋末辭賦尤工嘗誦其賦中朝士夫間殆如孫昌胤冠子言於卿士其不怫然却立者鮮矣當時題名有石補入太學人給以據兵火之餘石且不存况據乎第二十二人劉先生與詩子楚材獨保其據如新而第八人歐陽先生則有壬同年原功父也原功既題其後又介陳剛以屬有壬吁宋之賢書蓋絕筆於是而其文獻有足徵者焉南來訪先師子孫於衡陽士子已無知者而幸歐陽之有後劉之有徵也二先生則彰彰矣若吾師輩不幾於泯泯乎歐劉同為劉人而原功又為太史使二十四人不泯若二先生亦必有道矣

題楊廷鎮所藏首科策題

仁皇肇行貢舉親策多士人賜印題今全州總管臣宗瑞既擢第請讀卷官集賢學士臣孟頫謄諸研綾以

仁皇之親策臣宗瑞之所對重之以臣孟頫名世之書信楊氏子孫世守之寶也臣有壬實階是玷前列十五轉遂待罪執政追思廷對時文運之亨如日方升不圖才三十年遽至廢格雖姦人藉進士瘵墨者若干以簧鼓上聽而不才適在政府封繳不武匡救無術有愧於七科五百三十七人者多矣尚敢以瘵墨者為辭哉



而亦何面目復觀 聖策耶讀卷臣世延等識于後莫不哀歲月之飄忽君臣之奄棄世事之多變也哀則哀矣無愧也臣有壬則兼之矣謹書其槩而歸之

題趙繼清履齋集後

同年趙君繼清昔與計偕人已翕然稱之蓋學之固有者也有壬佐天官幕繼清調湖廣省照磨參議中書調國子助教皆與未議廿年終凡三見之不久輒去故於文墨言未嘗及丙寅歲在右司見其履齋集讀未竟取以南去甲戌歲又見之始得盡讀文若詩凡六十餘首然後見其卷容寂寥之各適其當而益知其學之固有而又能進也予拙且懶仕復多劇非迫諸人觸諸心不獲已不執筆積以歲年存尚滿篋况博瞻敏給十倍者乎則此集也其示人之一斑乎然而文貴傳不貴多餘之貪於繼清者蓋欲見大方之家而極其學之所肆爾它日請之其尚勿吾拒也夫

題李元鎮堯山樵唱集

大德丙午冬識文安李元鎮先生於鄂予落魄京華元鎮名入門却忘年市飯無虛日朋游唱和少年技癢恐後元鎮但轟飲不言時出一章硬語老氣見者盡傾尋去翰林游吳楚閩海殆遍承乏按南海聞元鎮治船事海濱山集但攜一猿一鶴而歸過橫浦驛見所留詩思其人而和之予仕京七年元鎮在江湖元鎮兩入京皆值予出人生難合有如是哉提學湖廣年望七十予亦髮蒼蒼而視茫茫矣握手驚喜亟出堯山樵唱集曰予知我者當有以議其端噫交游二十五年始得其帙之全而知其為詩之多也惟其讀書有見故其言醅進退明故其氣勇土視貨利無一錢不感眉故其意適江湖之日多仕官之日少故其體放元鎮少據慨有氣



節善騎射早宦江南棄而讀書山中深造厚積入可以備顧問出  
可以為捍禦惜其壯而不用用而不盡今老矣才五品冷官豈天  
欲昌其詩而厄其官邪昔鄭谷梅聖俞皆為都官雖若過之在元  
鎮猶未用也予恐觀者不知故叙其平生大槩而區區交游出處  
因以見焉

跋海朝宗玉枕蘭亭

永和癸丑迄至順癸酉九百八十一年蘭亭一帖臨摹展促殆千  
萬億化身矣本來面目寧不變乎朝宗所藏校予所閱蓋唐臨之  
佳者也第世無吳卒不知網之果似否也

跋納文璨詩

士子侍所能得一第為能事畢矣高昌納璘普華文璨則不然迨  
守湘陰歸汲汲學問猶未第時予嘉其有志於遠到也出詩一帙

求言甚切無已則復之曰三百篇後作詩而世傳者可數也評詩  
而世服者可數也後學望洋罔知所止愚敢以所聞進曰學曰師  
曰識曰力而已學以聚之師以傳之識以別之力以終之四者不  
廢一旦自得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故曰學詩如學仙時至骨自換  
夫見彈而求鴉矣見卵而求時夜已太早計矧彈卵未見者乎君  
見矣其力求之少陵復起不易吾言

義首座自號仁峯題誦連軸為之跋曰

韓子送文暢師言其謁吾徒來請其心有慕焉天寧首座義公既  
名義又號仁峯而又謁吾徒來請則其有慕也審矣吾徒亦有以  
告之乎仁乎義乎其亦慕其名而遺其識乎而亦煦煦于子同其  
育乎揮之進之予將究子於名號之外矣



題跋二

跋賀宏遠墓志

永新賀宏遠沒其鄉人馮君敬宗出草廬吳公所為誌誌其童時能直叔枉疾不應科擬其文不愧中者司帑教邑舉能有為天苟引年當樹立大有可觀此誌者之不能不悲也予獨愛其事親而能娛失母而能喪無愧於心矣無愧於心壽不足悲也敬宗請書以慰其子又出其詩跌蕩清麗讀之如見其人予所謂不足悲者又不能不為之悲焉

跋鄭氏蘭亭

蘭亭序世言右軍醒後更書數千百本莫有及者一手且爾則知後之木石傳刻者不能不失其真也余南北所見無慮數十手而



同者纔一二豈昭陵本世不可傳所摹昏醒後書邪抑後之善學者自為之邪晚得鄭氏所藏本為差勝然不敢作退之大言姑書以俟知者

跋高本齋詩藁

仁皇懲吏百司胥史聽儒生為然而儒實者不屑為為者率儒名也承乏所寓即扣實者果無幾天機鼓動蓋欲一掃宿弊且憂憂若是則人材之難不問於大小也予幼僑鄂見掾於省者多俊偉士人望而重之由是而分藩持憲者相繼而見三十年來望之者日益輕辟居時見朋游盛言本齋高君之賢扣之儒實者也而又輒然謝去扣而實者益無幾矣將行出詩稿求書其端觀其詩益知其實詩之長行之潔諸公序之悉予獨有感於本齋者為書所見而期之

跋周益公而下廿四人寄馬會叔四十七帖

周益公而下廿四人四十七帖皆簡鶴山馬公侍郎者也侍郎與晦庵友善德望伏一時簡所稱非溢美也而廿四人者林栗京鏜在焉尺牘往來人情有不能免焉者非有私於子我之私也鏜後大拜而侍郎止法從子因有以見宋之不綱焉陵谷變遷國不能有其圖籍而馮氏傳守遺墨寶襲如新至侍郎元孫之子武昌郡博士秦之又能表裸於世可謂賢矣秦之之子孫其尚保之哉

跋張子湖寄馬會叔侍郎三帖

唐以書取士書以法晉故多造精妙宋人不及唐者不獨人不專習大抵法唐欲泝洄至晉而未有至焉李建中後蔡蘇黃米皆名家南渡稱張子湖朱子稱其不把持愛放縱九原不可作無從一問不知書法果如斯而已乎是三帖皆與同年鶴山馬公者也吾



同年劉壽翁不能忘情者有以哉

跋劉莘老書金剛經

劉忠肅公出處大節王巖叟奏劄可見其平生剛鯁豈微福於不可致詰之地者其貶所書佛經豈昔人所謂逃禪者乎觀者勿以日誦十部一語遂疑公也若夫是經之妙古今贊述備矣予雖未學佛長人豈欺我哉

題舊寄高元用小詩

至大己酉予旅食京師與洛陽高君元用共爨以食天大寒嘗覆衾而寢有兩鬢烟塵朝共爨一窗風雪夜同衾之句君笑曰此他日話柄也俄皆用茂異調校職元用餞予北而後南馬予赴遼州倅遇便郵繼以為君拈起當時語應見相思萬里心為四句寄之後雖跋跋南北有便必書而迄無報章每念一日見之當詰其後

其弟元博佐興國幕謂予忘也謄以見寄予遊長沙其子萬里持以來拜倒指二十六年元用奄逝亦十八年元用長子一歲相從時才二十四沒時才三十八余痴頑聞話視元用所得不既多乎鄙言散四方人裂棄不少而戲語片楮十襲如新蓋敬兄執悌也敬父執孝也孝悌萃一門有不熾而昌者乎予方悲元用之不壽而又喜元用之有弟有子焉元用不死矣

題劉氏族譜

長沙劉彥恭奉家譜請言由其本求其支茫洋紛錯殆不可知精索諦視則某先某後皦乎其各有合也士大夫家貴知其族及蕩於兵宰相世系之隆子孫有不知其自出者况齊民乎士大夫家能有其譜者百不一二也彥恭之先世有聞人考明德業進士有聲早卒彥恭相其弟某幼冲於成譜之蔓行後又可知已歐陽子



用太史公史記表鄭玄詩譜畧上起高祖下止玄孫多而不亂遠而無窮彥恭其亦究此乎予嘉彥恭能子故進之士子講學此其先者也彥恭勉之

題劉光遠所藏予青山詩

元統癸酉七月予避暑江夏青山高武肅祠有十詩書以遺友人劉君光遠同年歐陽原功既為跋予京師歸光遠又請予自題其後癸酉距今七年年非甚遠而予中間待罪政府最久上負聖天子下不能推毫髮利澤於人又不能自安其身於伴食之地當其闢橫議而孤立也若乘小舟而涉大海若抱漏瓮而沃焦釜蹂拂百至氣奄奄新屬者屢矣原功學士議事常在列蓋親見者也當是時也思青山之遊其可得哉賴天子明聖大臣包荒不加以罪釋之使歸得見舊跡為幸多矣既

以自幸又因以自勵焉詩非佳也光遠不投之江為我藏醜乃十襲之則凡後有所作其敢苟哉非欲持是又以求售也覲其頗工以歌頌太平於山間林下不徒為山水之役而已也昔約原功游衡湘原功歸而予在政府今予歸而原功在翰林光遠其里人見當為我申之約苟踐詩當百倍青山矣姑書此以俟

題歐陽逕存詩

訥庵中執法口歐陽逕存不釋謂能候人脉審貴賤去凶無爽予既識而徵之益信其術之異一日論方技及星命學則又所精者屬有采薪憂推原精微指授湯劑所苦尋愈談元養生皆號有得雖已訝其多能而直以術者待之最後出所著詩文一帙丐一語表其勤文古而法詩清而腴始知其為儒而游於方技者也噫世以一人之毀譽一時之見聞遂以為盡其人其不合者眾矣逕存



所著當代名筆叙之詳矣予特哀其不過而以為長育人材者勸庶有合焉選存曰吾老矣將歸賣藥鄉里不復出矣予曰世之如君者可勝道哉觀是或有激也選存曰唯

題羅善先赤壁賦

漢嘉羅慶善先予為淮漕時掾也儒雅緣飾翹然如野鶴之在鷄羣嘉木之在蓬藿眾人遇之不忍也除建寧照磨地官辟掾善先日歸待次惟楊子嘉其去就之審而復自喜昔者遇之之厚之明也予南歸迓予召伯埭從至儀真日且決予將沂江出東坡赤壁二賦四軸前賦則困學鮮于公書後則松雪趙公書請曰先公在江南名勝爭內交此二公駢奇合美以奉先公者也公沒慶昆季在幼賦遂失游金陵見之王氏家上書先公字如新不覺泣下加

其元直而得焉微一語記之後子孫將不敢墜失予聞諸知書者我朝字畫趙松雪號獨步至於行書困學實轍而過之松雪於是極力頡頏而後世之議者蓋自有優劣焉二公皆一時書學宗匠也乃共書二賦以奉羅公其所與可見矣公名光錫字漢臣號玉泉子少力學負氣節至元間為尚書省都事轉兵部郎中與時相不合即退居西山耕牧自怡構亭玉泉扁曰柱笏其寓意有在也游江漢吳越終於江南予嘗悲世家子先世邱隴有不得保者况圖籍乎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况父之字在其上者乎手澤在焉字在焉委之他人而不恤則亦忍哉禮遺書藏之廟孝子仁人之所甚重者也若善先者可謂孝矣孝而移忠吾又知善先之能顯其親矣能顯其親視字之在書者益彰彰矣善先其勉之



題莆田黃氏族譜

宗法廢而族姓之辨興氏族之志立無乃違其原柢而即其支流乎經殘禮壞其亦愈於已乎人一身其來尚矣少而至於多近而至於久則不得不分分而益多以久至親盡而為途人勢也使多而不紊久而不迷則圖譜之作可少哉唐宋士族亡其宗譜名門右族莫究世次宋歐陽公因采太史公史記表鄭玄詩譜畧依其上下旁行作為譜圖百世不易之法也雖其言稍過於激議者取其大可也而乃指摘詆訐猶法家括索真少恕哉武昌水陸提舉莆田黃君出其族譜自晉晉安守元方而下迄於今簪纓世家絕無而僅有者也世遠系紊固或不免視世之漫不能究其先者有間矣諸黃自叙其譜者元豐而後濟濟有人因其語而有以與之夫世之能世其世者世其德也非爵祿之謂也富貴烜赫未必華

其宗而謹德力學不墜世訓者休光可百世也惟其發之於既盈不期而至不得已而出措諸事業而不悖揆之世訓而有光其庶幾乎若夫少不齒仕流為憤恨以譜圖為入仕急務非所望於黃氏也提舉試以語諸族人將亦有感於予言者也

跋胡安常所藏坡字

坡公論顏魯公書謂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而天下後世之識者不能有異辭匪服其人服其公也坡公此帖蓋有得於魯公者鮮于伯幾以為魯公爭坐之流其真知者哉六一翁辨陸鶴銘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顏魯公知此則知坡公此帖有契於魯公也思陵以冥合天矩觸途造極歸之通儒而世之以優孟為孫叔敖者又不可同年而語矣

跋盍正夫所藏元裕之諸公手簡



正甫提舉所藏前輩墨迹元公裕之姚公公茂王公以道杜公善甫凡四家皆與其先世手簡也三復之餘竊有感焉若元公之學王公之才杜公之達固無間然矣九原可作吾其從靈齋乎

題歐陽同年叙祁母傳

古列女無傳傳列女自漢儒始厥後述者凡一言一行可儀表閨門者悉紀錄之以備史氏之採擇其或史氏有所不及則亦託於名能文辭以附傳後世若祁母劉氏之有傳是已余雖未見其傳而讀歐陽同年叙可悉其為人未嫁則履前言以修內行既嫁則承宗事以謹婦道不幸而兩失其所從則樹碑表墓以究其再世弗克為之志平居訓其子若婿則曰富貴不可以驕人唯力學為立身之本壘書復其家則曰往役義也不可以苟免嗚呼可謂賢矣先公為女教一書以婦德為首若劉氏之言之行亦吾家書之不可少者哉故錄歐陽序藏之而提其要若是云

題許彥栗琴道書院卷

右琴道書院記跋賦詠凡十三家抒其深發其鄙各有說焉未及予拾其遺者諗之曰昔桓譚善鼓琴著書十六篇號新論末篇曰琴道未成但有發首一章肅宗使班固續成之則是知琴道者莫譚若也然光武令譚鼓琴好其繁聲宋加責之至謂鄭聲亂雅非中正者則譚之於琴道如斯而已乎予方無從質疑而得彥栗焉而不知彥栗之於琴道也琴而道乎道而琴乎判而二乎合而一乎譚為琴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若然則道茂如也繁聲果能累之乎必有所折衷也昭氏之鼓琴也昭氏之不鼓琴也譚不及與之語而有望於彥栗焉

題蘇伯修治獄記



世之為爰書訊鞠者亦知有所本乎典謨尚已西京號隆治而廷尉府盡用法律吏賢如兒寬謂不習事不署曹然而決大獄也雖以張湯之愎不能不博古義者其亦不能違所本乎予觀伯修參議治獄記而重有感焉伯修儒也為御史南臺錄囚湖北寃者信罪者得為右司都事治夏秋冬官其重在秋其畫諾平允宜哉愚復入待罪掾抱案議三事一謂居停盜或寓其物若寃逮捕吏乘隙攫其財不可拘以不得舉他事當聽其家人告一謂囚有指逮而他治不即追捕致盜逸獄滯當定其罪一謂辜限有定制不當用近例破成法法司可之以布中外乃伯修為史部尚書時所陳者也於是益知伯修之賢且能丁其會則為之身有所見則言之在朝哀矜根諸中欽恤見於外不有所本而能之乎昔譏儒不習事今尤甚焉譏者非也來其譏者何也使皆如伯修人皆譏之

跋首科貼黃

皇朝貢舉啟於

太宗定於

世祖中議於

成宗而決行於

仁廟乙卯首科得五十六人而臣有壬忝其一 殿策復玷前列

中竇駭忤 賜宴玉堂知貢舉乃讀卷平章政事臣李孟讀卷參知政事臣趙世延集賢學士臣趙孟頫皆坐禮方洽呼臣有壬前



平章指參政而語有壬曰始子策第高下未定參政言觀此策必能官請寘第二甲吾不許寘上復撤下者至於再三又指集賢曰學士見吾輩辯不已乃立請曰宋東南一隅每取尚數百人國家疆宇如是首科正七品取多一人不多也乃從之吾謂此卷何人而使吾數老人爭論終日拆名後當觀其面目吾非市恩掠美也使子知其難耳子其勉之臣有壬謝而復坐然亦莫究其詳焉得請南歸監察御史臣宋棻行部過鄂出

廷對卷讀卷官擬進貼黃凡廿九帖而臣有壬在焉始知以策切於救荒也視貨校直益重悚懼竊惟子緣階是十五轉遂待罪政府曾不能報其萬一而國家百年論議二十年已行之盛典一旦廢罷數奇罹蹇適丁其會尚欲膠榮覩面見天下士哉聖賢在上一時為覆盆之蔽者亦已就殛文運其不遠復乎復不

復未可知而七科已得俊傑不少必有能收功桑榆非與臣有壬憤憤苟祿嘗試無効縮手而歸者比御史甲子進士也方年富力強顧不在茲乎臣有壬衰且病矣山林之下獨有拭目盛事詠歌太平爾

臣有壬題此卷之明年朝廷更化科舉取士

詔中書省集議舉行 召臣有壬復參知政事既視事問所謂集議則具案故在而其為集也如搏沙然及其集議不啻聚訟今丞相爰立其議始決臣驟由西臺都事入為翰林待制會試御試臣有壬洎臣棻實皆與聞其燕而竣事焉回思始題卷時可謂幸矣山林之下詠歌太平此其時也故再叙其槩於後云



題跋三

跋顏魯公墨蹟盧侯帖

顏太師風節傑出千古脫翰墨未盡善思其人撫其蹟猶當寶襲齋沐九頓首而後展視况畢天下之能事者乎世饒饒有真偽之辨苟稱太師予即寶之况仲謙尚書所藏盧侯帖其為真蹟昭昭無疑者哉松雪翁以平生見十六帖為幸其所稱馬病帖則予得之又獲觀此帖是亦幸之又幸者也

跋陳尚庭告

唐天寶三載開江縣尉陳尚庭誥一通一時擬官者四十九人湮沒不稱者多矣而署銜於首者李林甫也林甫之惡千載不磨雖欲如當時選人之湮沒不稱不可得也吁可畏也哉



跋東坡墨蹟鄭君帖

書家論字必晉次則唐有不收蘇黃翰墨之說可謂大言矣退之以義之為俗書則晉亦不必收矣觀坡公黃州醉中所作孟倅鄭君帖其豪宕奔放有醉中意度再三諦視一點一畫無可指議其精而入神者乎彼不收者予不敢有辨予苟有得當十襲寶之

恭題仇公度所藏奎章閣記賜本

天歷二年

文宗皇帝作奎章閣徵集儒雅講求太平見諸記文憂深思遠御製若書宏奧勁麗而又鐫刻精至信一代之文寶也墨本頒賜止及大臣

皇上繼明思有以擴大訓示百僚始及朝著之有聞者而加用二璽焉此則懷慶路總管臣仇濟為戶部郎中時書賜本也屬臣

有壬識其末臣竊惟帝王之文如二典三謨於以垂世立教帝王之書如二曜五星於以定時成歲豈炳炳琅琅務聲音采色者哉文皇辭翰於是備矣於戲休哉

跋臨川黃孺人訓子詩

先公患世不教女輯女教書草廬吳先生序謂可與朱子小學並行邵庵虞公亦為後序行於世雖歌詩有戒然載巴陵玄子韓世孟一詩豈不以臨難死節有關世教乎臨川吳母黃孺人訓子詩所遇則異易地則皆然先公官臨川黃甫四十詩則作於十年後惜先公之不見也或者謂臨川王介甫後高尚成風故黃氏能致盛名予竊疑焉東萊呂先生言江西人物盛衰觀人文者將於此乎攷以几案間有江西諸賢書札為喜諸賢不獨介甫也若以臨川宜歸介甫臨川無晏公乎黃氏勵婦節形諸言者若是其為士者



宜何如予不知今江西人物視東萊時盛衰吳綬歸為我問之邵庵

恭題至治御書

英宗御極練覈圖治拔惡木深固之祇取豫章大材以梁棟一時世則有若東平忠獻王獨運亭毒君臣千載之遇魚水不足以喻之也一日侍便殿信手拈墨筆作古錢形而以朱筆分脉理為肉好執規矩為之有不及者上覽之大悅取朱筆書皮日休詩我愛房與杜魁然真宰輔黃閣三十年清風一萬古於其側蓋以王為房杜也今慶老福德亦侍側即以賜之福德裝潢十襲後至元庚辰以歸王之子今翰林學士承旨開府儀同三司臣篤麟鐵穆爾開府以示臣有壬俾識其後臣有壬於是見至治之治其有以哉王偶拈筆不作他象而獨作九府錢法非以其流布濟人有

功於世乎上不書他語獨書時人誦房杜之句非有契宸衷將責以貞觀之治乎則是游宴之頃未嘗有忘天下之心焉史稱房杜不言功持眾美効之君王汲引士類一善不遺其有得於是乎使天假以年則唐虞都俞吁咈賡歌之風藹然一堂之上矣豈特房杜而已哉噫君臣相遇古今所難及其相遇而天復中道畫之此有志之士不能不痛悼也嗚呼惜哉王之功業不終天寶為之然痛悼之餘復有為王賀者玄齡後有遺愛如晦後有隳構今開府繼志述事益光前烈房杜有所不及矣積善之家必有余慶誰不信矣夫

跋雅琥正卿所藏鮮于伯機詞翰

鮮于伯機詩予知之已四十年吉甫段君旣言人知其書詩則知否相半予方自幸在知者之中而夷陵監郡雅琥正卿知之雖晚



愛之甚篤然正卿素言晉後雖有書終不能如晉唐後雖有詩終不能如唐予謂詩發於人心天地無窮人心無窮不當主世代計也書視詩又藝之藝耳正卿不屈也及其觀伯機書則謂真十七帖觀其詩又謂軼蘇州入彭澤矣若然則晉唐而後書復有晉詩復有唐矣予非好勝竊喜因正卿之言使不知伯機之半行皆左袒且以釋吉甫之旣焉

跋重刊羊祜碑

墮淚碑在天地間與元氣相為無窮昔之亡也有不亡者存蓋立德立功立言有一於此足以不亡况備之者乎太傅之未就交辟也郭爽以為今之顏子其德之著見者若此委質而後大勳偉績史不勝書其功懋矣若夫論三年之喪欲革漢魏之薄而興先王之法以敦風俗其於立言蓋有儒者之風焉使及門孔氏其殆庶

幾乎陸抗謂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未足以盡之也李商隱因韓子淮西碑有言湯鑿孔鼎有述作今無其器存其辭辭之精絕者不托於器且不可泯况德之浹人肌骨者乎昔太傅造峴山言自有宇宙便有此山予謂但有峴山便有太傅且人皆因碑而傳是碑由梁迄今至於四刻則因人以著不亦異乎訪舊文而刻之石由京師而致之現首者編修官楊伊志卿也

跋檢討鄭取新刻千文 賜本

智永書千文真蹟

皇上覽而善之命刻諸石摹本所及蓋殊渥也而 經筵檢討臣鄭取以侍從之請亦霑賜焉竊觀 宸翰精妙高出古今天光日華賁飾萬物而猶取法古昔此大禹之不自滿假也昔有史臣下用拙筆以取容者自言我於興代方外之人一藝之精掇拾殘



缺俾裸於世何懸絕若是邪在藝且爾則於往聖續民命壽國脉之大經要訓有不求者乎此經筵之所以緝熙日新也是帖之不以非智永之幸斯文之幸也斯文之幸天下後世之幸也

跋蔣善夫義士傳

予入京早若將作同知任瑛之獄尚書右丞保八之死皆及見者也任犴狴固密而能出之天下之大索窮山絕壑鶻巢之地亦所木標榜姓名而能周護脫之可不謂能乎保之罹禍也親故皆避去而能收其骨而葬之可不謂難乎此蔣伯祥善夫得稱義士而揭翰林所為作傳也或曰揭之傳蔣也觀其所主竊有疑焉予曰不然智伯不仁豫讓感國士之遇至以死報列之刺客識者不能無議於太史公焉則善夫之得稱義士亦可以無愧矣若夫出良家子女於異域畧獲陷井之中又其義之炳炳者也子曰吾之於人

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此非聖人善善急而惡惡緩之明訓歟

跋張開府宗度牒

冲真明遠元靜真人張德隆收從父開府公宋咸淳三年度牒一通曰景定四年者是歲之所頒也曰新法度牒者紹興間所行綾紙新法也開府年二十五受此為道士歸我朝際遇 列聖縮玉章致極品此牒其起家之所由乎昔趙宋天禧間天下道士萬九千餘人迄熙寧之末登降不一未嘗及二萬人以古之為民者四則多矣以天下之大生齒之繁當尊隆其教之世而其數若此謂之少可也蓋覈試之科嚴披度之條密潛情不得苟容其中厥後國日蹙財日匱因而利之遂與泉幣並行矣因而利之其勢不能不濫而得人乃有開府者則又板乎其萃千萬人不一二見之者



馬牒之制度綾紙鎮密印署周詳宛然官告也我國家富有四海言利之徒屢以是撼執政予在左司熟聞其說利不足道也若夫搯游惰而不使濫其亦切於為治者乎天歷初始行其法今雖不廢而奉行未至條目未悉有志於治者將於是有所考焉

跋神德真君畫象贊

昔開府儀進上卿張公之觀化也 朝廷贈卹之典士大夫哀挽之詩與夫刻銘豐碑揭示永久者莫不各臻其極天歷己巳追封神德真君又祠而祀之矣初開府年七十

仁皇詔圖其象勅詞臣為贊識以

皇帝寶像若贊亦刻之石矣冲真明遠元靜真人德隆真君從子也哀慕之心猶以為未足復圖其象哀贊文若始終 綸誥為一通請識其後以寓羹牆之思焉夫黃老之教主乎清淨古之為治

者有資焉其流而為申韓者以其忍也忍於其親况於它人乎羽流之學以哀不入心為達人而無哀果名為心乎真人為從子孝思若是忍與達不能累之也夫不以忍而施之人不以達而蕩其心則所謂道者顧不在茲乎若曰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者不敢施於真人矣

跋紹興獄空詔

紹興庚辰大理寺奏獄空賜詔獎諭時敷文閣待制贈少師開府儀同三司張運為寺臣以明決平允著稱而思陵用適其材故能致効若是焉愚讀前後刑法志有曰三代之盛至於刑措兵寢者其本末有序帝王之極功也夫所謂本者非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乎思陵度江當南北分裂之餘干戈騷屑之際雖未能恢復中土以底兵寢而三十餘年之間屢見空獄其有得



於虞書之旨深矣今冲真明遠元靜真人德隆者待制五世諸孫也真人從父開府公登一品清貴羣從亦至郡守其待制之流澤乎詔嘗刻於石陵谷變遷有力者取以城塔真人購而得之殘缺已半而詔本收藏如新石乃不如紙者以張氏子孫之賢也張氏子孫仕而有職於刑者其尚取法於是哉

題陳壁家藏簡齋墓誌後

靖康板蕩思陵踽踽東南中原士大夫有能自拔以從其君於間關流離之際丁急賢之會收祿宜何如然用之而未至者人也得之而復失者天也簡齋陳公既參大政尋以疾辭遂至不起用世之學不究其施豈非天乎君子於是見勝國之不能復有中土也世知其詩之工而不知其心之苦若向來萬里意今在一窗間之句予每三復而悲之墓誌有不能盡者焉

跋米元章臨李北海毒熱帖

海岳公臨法書用盜狐白裘手非隨人作記者也學孫叔敖不得不曲盡其似耳然其本來優態還掃除淨盡乎蓋狐白裘亦有發覺時也因觀臨李北海毒熱帖漫書若是不知識者以為何如

跋張宜相所藏織成宣和御書清淨經

唐安樂公主出降益州獻碧羅為花鳥大如黍米眼鼻嘴甲皆備瞭視者方見之陸龜蒙紀錦裾謂其禽鳥花卉諦視條段斬絕分畫縝緻不可狀雖不可見想像不過乎景物精絕而亦疑其夸也若夫字畫見諸織組者大率僅能成字而筆意則未易得宜相張君藏織成宣和御書常清淨經一卷筆意之精不失毫髮機軸之異又有不可勝言者面文背質判然二文而吻然一層不知當時之工何以施其巧於機軸之間也因知碧羅錦裾非夸而又有不及



者雖然奇則奇矣特一物爾而余因是深有感焉宣和間萬事已墮清淨經謂神好清而心擾之心好淨而欲率之遣其欲而心自淨澄其心而神自清嗚呼斯言足以為國矣知而不能踐徒從事組織之末祇增其多欲爾故余不暇論組織之工而深有感於是焉是卷出沒之詳同年歐陽原功叙之詳矣其己卯冬與予同觀蓋庚辰冬也

跋戶部主事觀音奴新刻千文 賜本

智永真草千文散落世間存者無幾雖祕書所蓄亦有可指議者南北盛傳在京師則有田氏家藏墨蹟七十三行為最佳田氏圖書散失翰林直學士亦思刺瓦性吉購得之不敢私有以獻於上 上覽而悅命移刻諸石間以墨本賜臣下翰林應奉觀音奴雷賜焉觀音奴得之亦思七十三行中所謂堅持雅操好爵自康

之言以報聖恩之萬一乎勿徒為翰墨觀美而已也

跋兵部主事大都所藏周濂溪而下十二先生畫像

右濂溪而下至東萊十二先生畫像兵部主事大都子正得諸石刻移繪緝素俾有士識其後將朝夕瞻仰以自勗者也蓋自聖遠道塞百氏紛起十二先生者出豁其晦合其異歸於正而道統之傳有在焉三代而下功業文學之人史冊相望若十二先生則代不一二見天生大儒皆萃於宋三百年於戲威哉予正景行先哲當求其書而讀之讀其書矣又求其人於心則庶乎其有得也

跋千尚書封二代碑

右禮部尚書千公封贈二代碑銘翰林學士承旨歐陽元原功之筆翰林學士承旨張起巖夢臣篆其額有壬寅為之書而記其碑陰者則今翰林直學士黃潛晉卿也千公壽道與予四人延祐首



科同年進士夢臣則大魁焉壽道子旗來京師錄本請識其後干  
之世德碑銘具矣予不容贅而獨列同年者非敢夸首科得人之  
盛蓋悲夫五十六人凋謝無幾而予五人者乃得聯名於一石亦  
盛事也旗歸持奉壽道壽道必以為然

題樂天醉吟先生傳池上篇

香山白公勇退於強健時享閑居之樂者十八年吾鄉衮忠獻韓  
公慕之作醉白堂東坡蘇公作記謂公道德高於古人非溢美也  
又嘗謂其出處老少粗似而東坡之號實本於忠州之詩蓋又慕  
之深者也公年五十八分司東都有今日是長歸之句終身不渝  
其言彼稱其文章精純不欲一披恐回其心者適足以成公之志  
而自裸其腹焉愚少年讀醉吟先生傳池上篇既慨然有擺脫塵  
俗之想世故牽縈因循老大年五十七始投劾歸少公分司時一

歲謂可酌夙志矣而立志不武又兩入京翰林中臺凡十八月膠  
榮賈謗公之罪人也六十二歸作圭塘西郭雖交游構築之盛不  
及池上而松竹荷柳雜植之蕃或庶及焉今年六十四校公作傳  
時少三歲老態已可掬况風節道德之懿敢彷彿其萬一哉每圭  
塘風清日美飯飽茶餘朗誦二文一過亦閑居之至樂也可行出  
嘉紙請書為軸因試凌子善慈筆喜為之書



至正集卷第七十三終



